

### 第三章：地球年龄、化石记录和挪亚洪水

一个星期以后，小王和小李回到了何教授的办公室，他们进门时正起劲地争论着。

“下午好！”何教授站在那张总是铺满书籍的书桌旁，很高兴地向他们打招呼，并问道：“你们正讨论什么呢？”

小王点头示意打招呼后就马上进入状态了：“何教授，这几天我都在研究上次讨论的相关内容。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算是接受智慧设计说了。但是对于圣经的创造论，我还有很多的疑惑。科学家在岩层中发现的化石不已说明了几亿年的进化过程……”

小李插话说：“何教授，我告诉过他了，是上帝利用进化这一过程！进化不过是上帝的工具而已。”

小王摇着头说：“这太荒唐了！我读过《创世记》，没有任何关于进化的描述。化石记录显示的进化是一段漫长而血腥的生死挣扎和更替。如果进化存在的话，就不需要上帝这位创造者了！”

“还是需要创造者的！”小李反驳道：“生命不是源于自己，动物也不会无故变成其他的物种，还是需要上帝来推动进化的，这是何教授已经论证过的。”

“如果进化的幕后真有一位上帝的话，那他不但残酷而且草率。化石记录和伊甸园的故事可是天壤悬隔呀！”

小李勉强自己看起来耐心而智慧，他说：“你需要明白如何诠释圣经，”但他又不自觉地有些高高在上：“《创世记》中，从创造天地到挪亚方舟的故事都是用于教导属灵的事情的……”

“换句话说，那都是神话传说！”小王一针见血地反驳道。

“我没说那是传说！”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嘛！如果你的圣经从第一章就是神话传说，我为什么还要相信？”小王一边说一边转向何教授。

一直静静地站着看着他们争论的何教授开口说：“你们俩各说对了一半。小李，你说进化不可能没有外来干预而自发地开始，这没错。生命不可能是偶然产生的，不同物种更不可能凭空出现。一定是有一

个外在力量，一个神，来使其发生。但是小王也没错，如果进化论是真实的，那么产生生命、推动生命进化的神就不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了。进化论和圣经是不能结合的。”

“但是‘一日千年理论’(Day-age Theory)又怎么解释呢？”小李立即反问：“《创世记》第一章中的六天创造其实是地球历史中六个时期的缩影，每个时期都延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反正，上帝眼中的时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圣经中写着：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在上帝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彼得后书》3:8 现代汉语]

从此你可以看出，一天能代表几千，甚至几百万年。”

小王对此兴趣乏乏的样子，转问：“何教授，您说呢？”

### 我们能否把圣经和进化论或百万年的时间相结合？

何教授转向小李，温柔地说：“小李，我知道很多人都会用这节经文作为圣经和百万年相结合的借口。但恐怕这样的解释不够严谨。你完全脱离了刚才所引用经文的上下文，那节经文讲述的是神的属性。他不属于我们这个质量-能量-时间-空间的物质宇宙，所以他对时间的经历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存在于时间之外。但是《创世记》的第一章讲述的是发生在我们的宇宙中，地球上的一些事情。这节经文没有给任何在《创世记》中增加时间的余地。”

小李回答：“嗯，即使那节经文没有给出更多时间的余地，但如果你正确地解释，你还是可以将《创世记》和进化论结合的，这也不会有冲突。”

这招来了小王的嘲笑，但何教授还是温和地问：“是吗？那可能你可以帮我理解一下了。”说着何教授开始翻一个档案架，找出一个文件夹。他邀请两个孩子围着他的桌子坐了下来。“这里有一张小图表，把《创世记》中的创造顺序和传统进化论化石记录的解释作了对比。

进化论	圣经《创世记》第一章
1. 太阳	1. 地球，第一天。
2. 地球	2. 陆上所有的植物（包括花卉），第三天
3. 海洋生物（不包括哺乳动物）	3. 太阳，第四天
4. 陆地生物（蜘蛛、昆虫等）	4. 海洋生物（包括海洋中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第五天。
5. 爬行动物	5. 陆地上的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第六天
6. 花卉植物	
7. 陆地哺乳动物	
8. 鸟类	
9. 海洋哺乳动物	

现在我有几个问题。太阳和地球，先有哪个？根据圣经，先出现的是地球，任何进化论天文学家都会告诉你先有太阳。鲸鱼和牛，先有哪个？根据圣经，先出现的是海洋生物，包括鲸鱼，根据进化论，鲸鱼是从一些牛类的动物在水里行走进化而来的，这个观点实在很荒唐，但是他们还是灌输这样的观点！根据圣经，玫瑰要早于鱼类，但是进化论刚好相反。根据圣经，鹰先出现，两天后才有的蜥蜴，但是进化论认为鸟类在蜥蜴出现几千万年后才开始出现。哪一个正确呢？不可能两个都正确吧？”

“当然不可能！”小王很赞同。小李则沉默了，脸上满是困惑。

何教授继续说：“不仅是圣经中的顺序不能和进化论相符，而且圣经也很清楚地说明上帝没有用几亿、十几亿年的时间来创造天地。《创世记》第一章很明确地阐述上帝在六天之内完成了创造并在第七天休息了。

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作的工；在第七日

神歇了他所作的一切工。[《创世记》1:1-2:2 新译本]”

小李马上又提出反对意见：“我对《彼得后书》的那节经文不是很肯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创世记》原文希伯来文中的‘一天’不局限于 24 小时！”

何教授温柔地笑着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我们就必须问，在这一处，我们能不能肯定它的意思不是指很长的时间呢？其实我们是肯定的。

“解释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以经解经’。你会发现在《创世记》第一章里论创造的每一天都是这样描述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 N 天’。每一处都在‘天’字的前面带有序数。在圣经中，希伯来文中的天——‘yom’ (יּוֹם)——《创世记》以外带着序号出现了 359 次，但这 359 次中，除了最多有一次可能是指更长的时间外，其它所有的都是指正常情况下的一天，要么是 24 小时，要么是有日光的时间。<sup>A</sup> 在此处我们也没有理由给予不同的解释。此处反复地使用‘早晨和晚上’也是作为强调，这两个词是我们从地球自转的角度来看的。在圣经中其他描述长时段的地方就没有使用这些词了。<sup>1、2</sup> 而且，这里的语言似乎也仅仅是用来强调：这些就是正常情况下的一天。希伯来文中也有很多可以表示长时段或不确定时段的字词，比如‘olam’ (עוֹלָם) 和‘dor’ (דּוֹר)，如果将六天理解成六个时期是上帝的本意，那他就大可以告诉摩西使用那些字词了！”

“还有更多证据能说明这一点。十戒是上帝的一个基本道德规条，在十戒中，他命令犹太人在第七日休息的理由是：他在创造宇宙时，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

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不可作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

---

<sup>A</sup> 唯一或许能想到的就是在《何西阿书》6:2，但是这一节经文书写方式极为特殊（比较《约伯记》5:19；《箴言》6:16, 30:15、18；《阿摩斯书》1:3—2:6）但是不能否认其他章节的证据。更何况《何西阿书》6:2 所指的好像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见 [Refuting Compromise](#) (注释2)。

日。[《出埃及记》20:8-11 和合本]

这里明显地在强调：创造天地用了六天，并且为了纪念这个，犹太人被命令要有六天的工作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明显是指按字面理解的地球自转的六天，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中的六日不是指按字面理解的六天呢？

“耶稣肯定认为这是按字面理解的六天，而非长的时期。当耶稣谈论婚姻时，他引用了《创世记》1:27 并且清楚地说人类从起初就存在于地球上，而不是经过多个世纪的进化后才出现的。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10:6 和合本]

“这里耶稣指的是在第六天创造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至于这节经文中所说的‘起初’，在创造开始的第六天的确可以说是‘从起初’，但是经过了45亿年之久的进化后才有人类出现，那这个出现的时间就不被称为‘从起初’了。

“最后，对于‘漫长时间’的妥协意味着在罪进入世界之前就有死亡和痛苦，也包括想象出来的亚当、夏娃的祖先——‘猿人’。我们上周谈到死亡是对罪的惩罚，是直到亚当夏娃犯罪后才出现的。这适用于所有有感知的生命。

因为被造的万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它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罗马书》8:20-22 新译本]

在亚当犯罪之前就有死亡明显是与圣经相违背的。”<sup>3, 4, B</sup>

小王有些不耐烦地说：“我已说过，我早就知道圣经和进化论是

---

<sup>B</sup> 对于“架构论”(Framework Hypothesis)的彻底反驳，见注释4，211-250页；简短讨论，见注释3。

不可能融合的，这显而易见。我的问题是关于化石的，这些讨论有必要吗？”

“我觉得小李可能还没有弄明白呢，”何教授平静地回答：“小李，也许你过去认为你能采用一些把圣经和进化论联合的折衷办法来解决地球年龄和化石记录这些难题。但这样行不通，那两者不可能同时是正确的。”

小李不高兴地皱了皱眉，但他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但是很多人都说在《创世记》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一个间隔，而所有的化石记录都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接着世界就被毁灭，在六天之内被重造了。”

何教授咬紧嘴唇，生气地摇了摇头，但还是温和地说：“老实说，所谓的‘间隔说’（Gap Theory）只不过是试图把漫长时间融于圣经的一个最弱的借口。在圣经中没有任何章、节支持这一所谓的‘毁灭再造论’。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他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创世记》1:1-5 和合本]

你不可以把第一、二节经文分开。<sup>5、6</sup> 我们刚刚看过第四条诫命，‘耶和華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出埃及记》20:11]，很明显，《创世记》1:1的‘创造天地’也只能在六天之内完成，而没有经过化石形成、世界毁灭的几十亿年的间隔。《创世记》1:2中的‘空虚混沌’指的不是毁灭先前的创造，这不过是描写没有生命、被水淹没的最早期的地球状态而已。<sup>C</sup>

“进一步讲，‘间隔说’要将进化论地质学和圣经合并的初衷注定了它的失败。化石记录的进化顺序表面形态被无神论者视为生命非神所造的证据，而‘间隔说’未能对这些顺序做出解释。”

---

<sup>C</sup> 关于“间隔论”（Gap Theory）的彻底反驳请参考注释2、5、6。

“这正是我的问题！”小王激动地说：“那些掩埋在岩层中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的化石如何解释呢？即便进化本身是由某些神或外星人推动发生的，但难道这些化石不能说明某些进化的发生么？但无论怎么说，这好像还是与圣经不符。”

何教授笑了，像往常一样点着头，说：“一个非常好且极具逻辑性的问题！答案就是大部分这些化石岩层是在大概几千年前，也许最多一万年前的—次全球性洪水中堆积形成的。挪亚洪水是了解地质记录的关键。”

[此处建议读者阅读《创世记》6:1-9:19]

### 挪亚洪水是全球性的

小李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我听说挪亚洪水是一次区域性的洪水，它的影响范围仅限于中东部分地区，或者现在属于伊拉克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sup>D</sup>

“这很荒唐！”小王尖锐地反驳道。“你的圣经中明确记载那次洪水覆盖了整个地面并灭绝了地上的一切生物。”

“大家先平静一下！”何教授在另一场争论开始之前，先打断了他们：“小李，‘挪亚洪水是局部性的’这一观点应该也是那些说进化论可以和圣经联合的人告诉你的吧？”

小李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

何教授继续说：“说挪亚洪水是局部性的这一解释是为了将圣经和进化地质学相融合。进化论地质学家们否认岩层中存在全球性洪水的证据，一些信徒对此妥协，就把《创世记》的洪水解释成—次所谓的地方性洪水了。

“事实上，地质学家们发现沉积岩层遍布各地，有覆盖整个大地的迹象。这些沉积岩实际上是全球性洪水的有力证据！”说到这里的时候，何教授同情地看了看小李，“但无论怎么说，《创世记》中的历

---

<sup>D</sup>对“区域性洪水”(Local Flood Theory)理论的彻底辩驳，详见注释2, 241-285页。

史记录和‘地方性洪水’是无法折衷的。”

何教授再次翻开他残旧的圣经说：“首先，显然这里描述的是一次全球性事件：

耶和華說：‘我要把我創造的人，從地上消滅；無論是人或牲畜，是昆蟲或是天空的飛鳥，我都要消滅。看哪，我要使洪水臨到地上，消滅天下的生物，就是有生氣的活物；在地上的都必定要死。’ [《創世記》6:7、17 新譯本]

水勢在地面上越來越大，天下所有的高山都被淹沒了。水勢浩大，比眾山高出七公尺 [原文作：十五肘]，山嶺都被淹沒了。凡有生命仍在地上行動的，無論是飛鳥或是牲畜，走獸或是在地上滋生的各樣小生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仍在陸地上，鼻孔里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耶和華把地上的所有生物，從人類到牲畜，爬行動物，以及空中的飛鳥都除滅了；於是，這一切都從地上消滅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挪亞一同在方舟里的人。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 [《創世記》7:19-24 新譯本]

注意這些用詞：‘凡有生命的’和‘天下所有的’。從此可見，這裡描述的是一次全球性的毀滅。這一段從頭到尾都是在重複強調住在全球地上的所有有氣息的生物都死了。這很明顯不是一次地方性洪水！”

“再明顯不過了！”小王同意。

小李還是有點不服氣地說：“但是我聽說這裡指的是當時人類生活地區的所有生物，僅僅在美索不達米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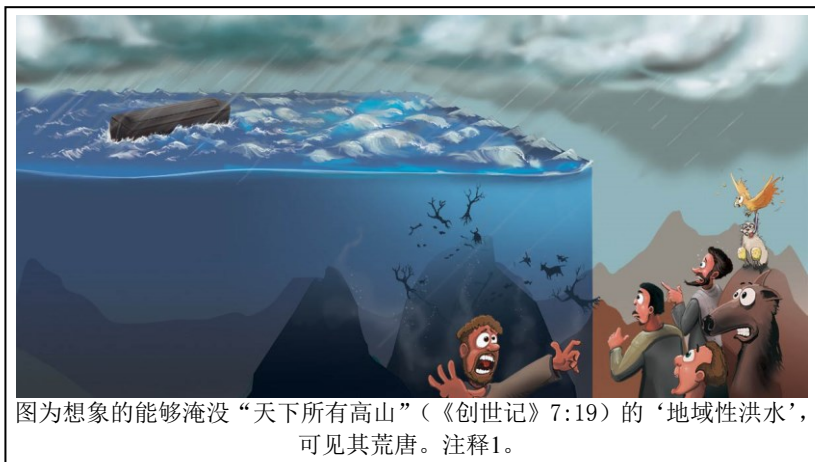
小王哼了一聲，表示不同意。但何教授還是和藹地說道：“只怕這個解釋不符合對挪亞洪水深度的描述。據記載，當時洪水沒過高山15肘，即：5至10米……”

小李打斷了何教授：“但是我聽說，那指的是洪水掩蓋了挪亞所生活的部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小山包。”

小王翻了個白眼，大聲嘆了口氣。

何教授仍然平靜地說：“是的，即使這個和聖經完全不一致，但





还是有些人会这样说。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洪水淹没的地方不过是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高的山，那么要淹没这些山，洪水肯定超过100米深，100米已经是非常保守的假设，甚至有些不太合理了。水淹了几个月。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如何留得住这些水呢？水往低处流，很快会流到其它地方，然后流进海洋——不可能在那里直立几个月！

“事实是：正如圣经所记，地球上的高山都被淹没了。当然那些山很可能远低于现在的山脉，因现在大部分的山似乎都是在洪水过后才隆升的。但这仍然表明海平面要比大陆高出几百米——那意味着一次全球性洪水。

“最后考虑一下洪水过后发生的事情。洪水几个月后才退下——实际上，几个月后，比较矮的山才露出山顶。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水继续消退，直到十月；到了十月初一，山顶都露出来了。[《创世记》8:4-5 新译本]

挪亚洪水持续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中的头150天后，方舟在亚拉腊山上的一个高峰停留。这肯定是当地的一座高山，因为两个月以后周围的山峰才变得可见。这绝非一次区域性洪水！”

小王又有些不耐烦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些？”他略带生气

地问小李：“圣经中的记载显然就是一次全球性洪水。你要不相信要不否认！”

小李默默地怒视他。

何教授替小李回答了小王：“很多虔诚的基督徒都被蒙骗了，以为地质学已经证明没有发生过全球性洪水，所以他们试图用区域性洪水的观点将这些错误的‘科学’证据同圣经相协调。但是事实上，除非完全曲解《创世记》的意思，否则就无法协调。小王，我知道这些可能令你烦闷，但是为了小李的缘故，我还要再说几点。

“如果洪水是区域性的，上帝为什么还要挪亚建造方舟？让他离开将要发生洪水的地方不是简单得多吗？你还记得上帝对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么？为了救罗得，上帝就告诉他离开会受到影响的地方。

“还有，上帝为什么要挪亚带这么多动物上船？充其量，他仅需把当地的动物带上。他肯定不需要把能够呼吸的每一种动物都带上这艘大船。

“但是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挪亚洪水是区域性的，上帝就说了谎，因为他没有遵守诺言。你还记得洪水过后，上帝的诺言吧。

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创世记》9:15和合本]

如果这个承诺是不再有破坏性的局部洪水，那么这个承诺就没有兑现！因自那以后，发生了无数次局部洪水，毁灭了千万人。很明显作者的意图不是指局部性洪水不会再发生！”

小李沉默了，脸色阴暗地说：“我从未从这个方面考虑过。”他最终承认道。

小王看着他，静静地摇了摇头。然后转问何教授：“圣经的记载很明显是一次全球性洪水。但是这个可信吗？一个方舟怎能装下那么多动物呢？”

方舟怎么装得下这么多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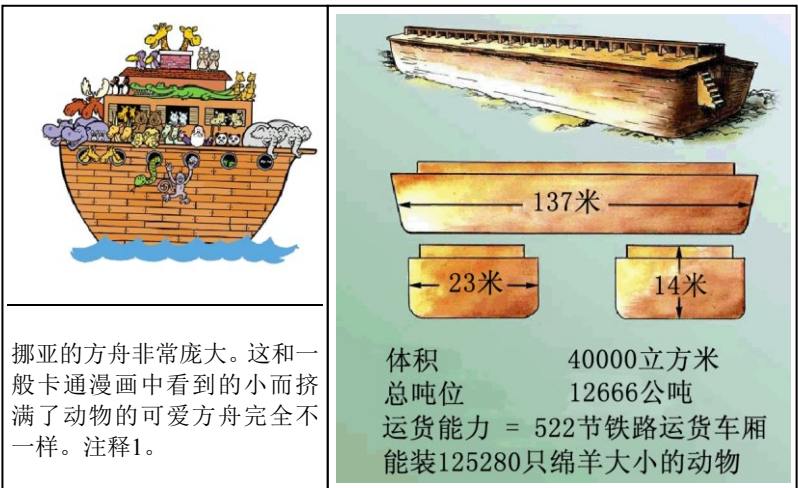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问得很合理，”何教授赞同道：“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

1. 方舟上都多少空间？
2. 方舟上有多少动物？
3. 这些动物需要多少食物和其他东西？

在约翰·伍德莫利普（John Woodmoreappe）的著作《挪亚方舟的可行性研究》中有目前对方舟最为透彻的分析。<sup>7</sup> 伍德莫利普从各个角度对方舟进行了调查：可使用的空间、所需要的食物和水、粪便的排泄、所需要的人工劳动和其他许多因素。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为详细的信息，我建议阅读他的著作。我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回答大部分都是基于他的著作。

“我们都见过卡通版的方舟，狭窄而拥挤，长颈鹿把脖子顶出甲板，这看起来很荒唐。这些卡通看起来的确很荒唐，但事实是另一回事。挪亚的方舟大概长 137 米，宽 23 米，高 14 米。里面有三层，内部的总空间大概有四万立方米。据计算，这个空间超过五百辆标准铁路货运车。从此看出，其实方舟的空间很大！”

“那么方舟上有多少动物呢？圣经记载上帝命令挪亚将每一种



能呼吸的居住在地上的动物带两只进方舟。

所有的活物，你要把每样一对，就是一公一母，带进方舟，好和你一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所有爬行的动物，各从其类，每样一对，都要到你那里来，好保全生命。有生命、有气息的，都是一对一对来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创世记》6:19-20、7:15 新译本]

这就包括鸟类、哺乳类以及爬行类动物。除这些各一对以外，还带了更多的‘洁净’的动物入方舟：

洁净的牲畜，你要各带七公七母……[《创世记》7:2 新译本]

《创世记》中没有确切地给出‘洁净’的定义，可能是指可以用于献祭的动物。为了一出方舟就可以献祭，挪亚需要带多一些这类动物。

《创世记》中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动物有哪几类，但是根据后面的记载，这类动物少于十种。<sup>E</sup> 总而言之，这些需要带入七对的动物很少，不足以带来大的变化。

“真正的问题是，被翻译成‘种’的这个词指的是现代生物分类系统的哪一个程度。希伯来文是‘min’（מין），我们以前讨论过，它的意思一般与今天的‘种类’不太一样。它可能与今天分类学中的‘科’是同一个意思。而绝大多数的‘属’和‘种’可能是从离开方舟的科类繁殖而来。

“当动物们离开方舟后，它们面对的是一个空旷的世界，各个生态位置都是空闲的。各种群很快分散，在地理上有了分离。然后，加上近亲繁殖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就产生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属’和‘种’。有时，这被称为‘微观进化’，但其实只是一种潜伏基因变异的表现。它不能产生新的功能或器官，其实不存在进化。

“伍德莫利普计算出陆地上大概生活着 1000 个有气息的‘科’，

---

<sup>E</sup> 见《利未记》1-5。后来一段时期，‘洁净’可能也指犹太人可以食用的（《利未记》11）。但是这个意思不太可能是《创世记》中的意思，因为在洪水之前，挪亚是不吃食任何动物的。

这其中既包括现在活着的物种，还有一些从化石记录中了解到的认为已绝种的物种，又为那些尚未发现的绝种物种留下一定数目的估计。每一科带一对，总数大约是 2000 只动物。此外，成年动物重量的中值仅约为 100 克——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动物的重量都要小于 100 克。”

“但是挪亚如何把恐龙带上方舟呢？”小王问。

“你见过恐龙蛋的图片么？”何教授反过来问。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没有带成年的恐龙！”

“对，被创造的恐龙大概有 55 种基本类别，但是大多数恐龙即使成熟后，其体型也比较小，平均只有绵羊大小。而那些体型较大的，挪亚就可以带一些恐龙幼儿进入方舟。有趣的是，最近有项发现表明恐龙的成长期主要是五到二十岁。即使是恐龙中体积最大的雷龙，其五岁前的重量也不会超过一吨，所有其他恐龙的体重就轻得多了。<sup>8</sup>



左：恐龙蛋化石。右：艺术家模拟的小恐龙出壳。恐龙出壳时非常小。五岁以后才快速生长。挪亚带上方舟的应该是幼儿。注释1。

“如刚才所说，大多数的动物都较小，中值体重 100 克，而少数体积大的，就带它们的幼儿。装载这 2000 种大多体型较小的动物以及它们的食物，方舟的空间绰绰有余，并且挪亚一家可以轻而易举地照管这些动物。但为了避开任何争议，伍德莫利普假设带入方舟的动物的分类级别是‘属’。这就会使种类数目增至 8000，总数就会增至 16000，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挪亚实际需要带进方舟的动物。这个假设的总数目如此高，以至于足以消除动物数目及食物数量任何可能存在的误差。

“根据伍德莫利普的精密计算，方舟在容纳 16000 只动物后还会有多余的空间。方舟内部的空间大约是四万立方米。容纳 16000 只动物大概需要两万立方米。注意，它们大小的中值是比较小的，大约 100 克。它们一年所需要的食物不足装满八千立方米，饮用水用两千立方米盛放就已经足够了。而且，八个人的人为劳动效力就足以照料这些动物了。伍德莫利普这些计算是基于挪亚时期不具备机械和现代科技力量得出的，并且实际上，方舟里的动物也远远达不到 16000 只。

“如果你需要更为详细的资料，就读伍德莫利普的书吧，300 页对开大小的页面！”

三个人默默地坐了一会，小王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何教授，您总是说上帝是富有慈爱的。既然如此，他为何要使用洪水来毁灭人类呢？”

何教授很为同情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从表面上看，这是多么无情，甚至是残忍的。”

### 挪亚洪水显明神的公义

“当你看到现今世界的非正义和压迫时，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少女被绑架、强奸、逼上卖淫的道路；贪婪无度的商人贩卖毒死幼婴的腐坏食品；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侵略他国，下令允许军队杀掠、奴役无辜的百姓，甚至用他们练习刺刀。你想起这些事情时，心里怎样？”

小王很快回答：“极其愤怒！”

“你认为对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应该如何处理？”

“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你认为这样公义吗？”

“当然，他们罪有应得。实际上，他们该死，因为他们竟敢这样伤害他人。”

何教授点点头，说：“我也同意。我们都会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良心，良心会部分反映他的公义品性。我们都承认有罪必究，有些甚至应该处以死刑。”

何教授从书桌上的一堆书和文件中翻出了已经打开的圣经，熟练

地翻到圣经较前的经文，说：“当我们看到社会黑暗的一面时，我们感觉糟糕！我们多少能够体会洪水之前上帝看见人类社会时的心情：

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于是，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我创造的人，从地上消灭；无论是人或牲畜，是昆虫或是天空的飞鸟，我都要消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当时，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大地，看见世界已经败坏了；全人类在地上所行的都是败坏的。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全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因为地上由于他们的缘故满了强暴。看哪，我要把他们和世界一起毁灭。[《创世记》6:5-7, 11-13 和合本]

注意上帝对于人类的描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心里思念的，尽都是邪恶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满了强暴……满了强暴’。这个精炼的结论说明人类不停地杀掠、压迫、强奸、剥削、彼此侵略。这就是当时极度恶劣社会的描述。其恶劣恐怕在后世也没再出现！

“我们要记住，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依旧继续和人类有联系。至少起初人类都知道耶和华这位创造者、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堕落和咒诅。但和今天一样，很多人选择不相信或不顺服上帝。最后他们自愿犯下的罪恶达到一定程度，以至于上帝认为应该在今生给他们一次世上的惩罚。

“在洪水中要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上帝对于人类罪恶的态度。上帝恨恶所有罪，肯定会惩罚所有罪。挪亚洪水是一个真实的警告，告诫我们上帝对罪的最终惩罚——死后的永远地狱——肯定是极为严厉且无法逃脱的。”

小王十分不满，他说：“但上帝灭了所有的人，这不是公义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糟糕吧，但是他们为何得到同样的报应？而且那些小孩怎么说呢？”

“这个也令我很为困惑。”小李承认，“洪水中死去的婴儿怎么

办？”

“初看是有些不公平，是吧？”何教授答道：“但是我们要注意两点，第一点就是刚才小王的反对意见，他们犯罪的程度不同，但得到的惩罚却一样。事实上，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的惩罚并不是一样的。仅仅肉体的死亡，无论是挪亚洪水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远远不是罪恶的彻底惩罚。彻底的惩罚在后来的地狱。洪水所导致的肉体死亡不过是从某个角度象征着：我们死后面临的上帝的愤怒和惩罚。”

“但那也不应该把婴孩一起杀了！”小王说，“他们并没有犯罪！”

“当然。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何教授平静地继续讲，“从某种角度说，肉身的死亡完全不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成为亚当夏娃后裔的一个结果。我们上星期谈过，我们都继承了一个受咒诅的必死的身体。”

“但这折短了他们的生命！所有的小孩和婴儿！”

“你所谓的折短生命是什么意思？”何教授有些意外。

“他们只活了几年，有些甚至几天，就被洪水灭了，这不公平呀！”

“你的意思是，”何教授慢慢地说，“上帝‘欠了’他们一些年日——就算七十年，也许在挪亚的时代可能是几百年。上帝为什么会‘欠’他们那些年日？还是他们做了什么事使上帝‘欠’他们年日？”两个孩子都沉默了。

“肉体的生命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礼物。”何教授继续说：“并非我们创造的。我们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来到世界上，是他决定的。他决定每个人能有多少年日。他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所以为的完满年日。你的身体不过是借给你的——他真正的拥有者决定要你归还时，你就要归还！”

何教授总结道：“所以，上帝让小孩和婴儿在洪水中死去并非不公义。上帝有绝对的权利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结束任何人的生命。那些死于洪水的幼儿和老人，显然他们都已经犯过罪，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事实上，当时的社会已经严重堕落了，正是这原因才引发了洪水。”

“但是上帝不是怜悯罪人么？”小李难过地问。



“他当然怜悯罪人！”何教授肯定地答道：“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洪水也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他的怜悯：洪水来之前有一个警告；有一个逃离的办法；而且对于满怀罪恶的人类，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开始。”

###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警告

“上帝提前告诉挪亚会有洪水，并且命令他建造一艘可以储存上千只动物的大船。这显然需要时间来预备，而且其他人也显然会听说此事。他们可能在将近 120 年之前，就有了一个提前警告。在洪水之前，上帝说：

耶和華說：‘人既然是屬肉體的，我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里面，但他的日子還有一百二十年。’ [《創世記》6:3 新譯本]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我们中文圣经中的‘住在’，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与竞争、与斗争、恳求’，就像在很多英文版本翻译的那样，如果‘与竞争’的翻译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灵’的意思是上帝的圣灵是在与挪亚时代的人竞争着，恳求他们悔改，但这种竞争和悔改并非无限制的。如果这个理解是对的，那可能更好翻译为‘我的圣灵不会永远劝诫他们’。如果‘住在’的翻译是正确的，那么‘我的灵’就是指上帝给人类的灵魂，这个灵魂是在人的躯体内的，‘我给人的灵魂就不永远住在他的身体里面。’那么这告诫就是指，上帝不会让他们永远不死。这两种情况都有一个时间的警戒：120 年。在此之后，上帝就不会再容忍，审判即会来临。”

“这是不是说当时的人都有 120 年的寿命？”小李问。

“基本可以排除这个解释，”何教授回答：“因为我们知道，在挪亚之后至少有几代人的生命要远比 120 年长。[见《创世纪》11:10-32]。一百二十年很可能是洪水前上帝警告人们的时间。这个和新约中的洪水前的警告和预备时间是相符的：

他们就是挪亚建造方舟的日子、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

个。[《彼得前书》3:20 新译本]

上帝警告了不顺服的人类、足足容忍、等候了他们 120 年才下令发洪水。人类得到过警告，也有悔改的机会。”

### 挪亚洪水显明了上帝的慈爱：有一条逃生之路

“上帝不仅给了他们一个警告，”何教授继续说，“他还给他们一条逃生之路——让挪亚预备一只方舟。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人外，其他人都不能上方舟。据我们所知，任何相信上帝的人都可以上去。但是只有那八口人得救了，因为没有别人愿意悔改相信，所以突然来的洪水就把他们毁灭了。

“所以并非上帝对人类没有慈爱，他给了人类一条求生之路，只是很多人都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告诉自己没有来自上帝的审判，也告诉自己不需要害怕。他们从未见过全球性洪水，所以他们就拒绝相信警告。但是他们拒绝相信的背后是他们拒绝悔改自己的罪。”

何教授叹了口气，接着说：“今天很多人依然是这样。他们从未见过上帝的审判，从未见过地狱，所以他们拒绝相信。但是他们之所以拒绝考虑其存在的可能性，是因为他们心中知道，如果有一个审判就意味自己有麻烦了——但是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不愿意悔改自己的罪！”

### 上帝后悔是什么意思呢？

小李正被一个细节困扰着，他问何教授：“为什么这里说‘上帝后悔造人’呢？他不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吗？”

“是的，他的确预知未来。他也知道他将要采取的措施。你还记得我们上周谈过上帝给亚当和夏娃的应许吧：

我要使你[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耶稣]，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世记》3:15 新译本]

从这里我们看出，上帝知道他将要在挪亚的洪水以后差派耶稣，这里

也很明显看得出他并不是要通过洪水毁灭人类。很明显上帝知道未来。其实，他在创世以先就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了。关于会伤撒旦头的后裔耶稣，圣经是这样说的：

你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基督[耶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是神所预知的，却在这末后的世代才为你们显现出来。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羊羔的血。[《彼得前书》1:18-20 新译本]

很明显，上帝在创世之前，他预先知道人类的罪，预知人类需要一位救主，并且预备差派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上帝后悔’的意思不可能是指上帝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而是圣经在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上帝的‘感情’。上帝的感受和人类后悔时的感受一样，但是他有这样的感受并不代表他没有预知这个结果。”

#### 挪亚洪水表明上帝的慈爱：洪水之后，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

“在挪亚洪水中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的第三点是他如何对待洪水之后的人类。他给了我们一个保证性的应许，就是圣经所称的约：

耶和華……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的；我也必不再照着我作过的，击杀各样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神告诉挪亚和与他在一起的儿子说：我要与你们立约：凡有生命的必不再被洪水除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了。[《创世记》8:21-22；9:8,11 新译本]

洪水过后人类继续犯罪，上帝也知道他们会这样，但是上帝因为自己的慈爱就应许不再以洪水毁灭所有的生命，也就是说不会再有全球性洪水了。他应许在地上的日子和节期不会变，换句话说大自然会有供人类生存的稳定规律。

“为了坚定他对人类的约定，上帝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彩虹作为记号。”

## 彩虹——立约的记号

神说：“这就是我与你们，与一切跟你们同在有生命的活物所立之约的记号，直到万代；我把天虹放在云彩中，作我与大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遮盖大地时，天虹出现云彩中，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 [《创世记》9:12-16 新译本]

“为什么说彩虹是他立约的记号呢？”小王想知道：“彩虹不过是由于阳光穿过雨而产生的自然现象。在洪水之前难道没有吗？这怎么是一个记号呢？”

“问得好，”何教授说：“地球的生态系统好像在洪水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水的循环看似是不一样的；在此之前好像从未下过雨，至少在伊甸园的时候是这样：

原野上还没有树木，田间的蔬菜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不过有雾气从地面上升，滋润全地。 [《创世记》2:5-6 新译本]

这种水文系统好像直到挪亚洪水之后都是一样地在全球持续着。我们现在雨从云降的系统是在洪水发生后才开始的。所以在洪水之后，人类是第一次看见彩虹。神预言彩虹，对挪亚和他的后代具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不然的话，他们在每一次下雨的时候都会害怕全球性的洪水是否会再来。”<sup>F</sup>

##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人类政府成立了

“上帝恩待我们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类政府的成立。

---

<sup>F</sup> 有些解经家认为雨和彩虹是在堕落之后开始出现（即：《创世记》2:5-6 之后），并且在洪水之前就存在；但直到上帝向挪亚许诺，彩虹才被赋予象征意义。

流你们的血、害你们生命的，我必向他们追偿；无论是走兽或人类，甚至各人自己的兄弟，我必要他偿命。流入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世记》9:5-6 新译本]

人类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政府其他所有的正当活动——防盗、提高医疗、教育服务、维护安全标准等——都是源于这个基本的要旨。正当的政治权利不是从枪杆子里冒出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谁拥有最大威力的枪支，谁就有‘权’强迫他人的服从！人类法制政府的成立，来自上帝赋予人类保护生命的责任，因这生命是照他的形象而造。上帝的一个明显意图就是为了限制洪水后罪恶在地上的猖獗蔓延，使罪恶不会像洪水之前那样严重。至少也是为了减缓堕落的速度！”

#### 一个不是从头开始的开始：饮食的改变

“洪水过后，上帝允许人类食肉。

地上各样的走兽，空中各样的飞鸟，甚至地上各样爬行的动物，和海里各样的鱼类，都要对你们惊恐惧怕；这一切都已经交在你们手里了。所有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我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好像我把青菜赐给了你们一样。唯独带着生命的肉，就是带着血的肉，你们却不可吃。[《创世记》9:2-4 新译本]

虽然表面上看似残酷，但这无疑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做出的这一改变可能是因为洪水过后气候的变化会使生活更加艰难。在南极和北极附近找到的化石显示，这些常年冰雪覆盖的地域在挪亚洪水之前生长着一些温带，甚至是热带的植物。很多植物已经绝种，其中可能包括一些对人类生命十分有用的植物。其顶部在洪水之后不久产生了冰川时期。也许是为了适应这些艰难的环境，上帝才允许人类食肉。”

“但是所有的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它们像我们一样也有感情，我们怎么能够吃它们呢？”小李很不解地说：“我还记得您说过它们

没有灵，但是我还是，还是觉得这不妥。”

“我能够体会你的心情，”何教授很为同情地说：“最初，在伊甸园的时候，动物本来不会死的，更不用说我们吃它们了。但是在一个被罪咒诅的世界，上帝允许我们食用动物。它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而且它们某一天会死。”

小王关心的则是另一个细节，他问：“为什么吃血是被禁止的？”

### 挪亚所献的祭物

“《创世记》中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禁止吃血的原因，”何教授回答，“在圣经中后面的部分有上帝对动物之血的解释，动物的血是上帝如何赦罪的象征：

因为动物的生命是在血里，我〔耶和華〕指定这祭坛上的血代替你们的生命，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代赎生命。  
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任何人都不可吃血，在你中间寄居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利未记》17:11-12 新译本〕

根据这个推测，禁止吃血应该是为了保持这个独特的象征意义。血代表生命，我们今天会说‘血案’或者‘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样来看，动物的血也就是它的生命，用于祭祀，就表示其代替了罪人的位置。这个罪人本应承担上帝的惩罚，但是一个动物代替他被杀了。把一只动物宰杀并焚烧就是象征着上帝的惩罚临到这个动物。这类仪式的意义就是说：‘上帝，我求你赦免的我的罪，让这只动物的死代替我应得的惩罚。’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挪亚为什么要献祭：

挪亚给耶和華筑了一座祭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和飞禽，  
献在祭坛上作为燔祭。〔《创世记》8:20 新译本〕

这在《创世记》中没有解释，但是我们能够通过圣经其他地方记载基本一致的献祭来解释这次的献祭。挪亚和他的家人都是罪人，虽然他们没有那些大部分死在洪水中的人那么邪恶，但是他们依然是罪人。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本来也应该被洪水灭亡。凭着他们对上帝的信

心，他们得救了。然而，他们的罪仍然应该受到惩罚。挪亚献上的动物象征性地为他和家人死了。”

“但是这说不通呀，”小王提出反对意见：“动物的死怎么能够顶替人类应受的惩罚呢？”

何教授激动地点了点头：“的确如此！换个角度看，一位公义圣洁、必须惩罚罪的上帝如何能够赦免罪人呢？当然不是通过宰杀动物，这些献祭仪式不过是一个象征。预表了上帝的最根本的解决方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成为人的样式，亲自来到世间。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代替了充满罪恶的人类，耶稣的牺牲是为了顶替我们受惩罚的位置，这就是基督教的核心！”

“我无法理解。”小王说。“如果我犯了罪，我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您不是说过上帝是公义的吗？耶稣为了其他人的罪而受惩罚，这既不公平，也不公义！”

“这是不公平，”何教授说，“却是公义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恩典。耶稣为了承担我们应受的惩罚而自愿将自己献上。上帝就如一位公义的审判官，他要求每一项罪都必须受到惩罚。上帝对有罪必究的圣洁要求因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得到满足。这些都是通过挪亚献上的动物番祭而预表出来的。”

### 但是那些化石和上亿年的时间段如何解释？

小王的眼帘下垂了一会，很明显，他一时很难接受这些观点。对于他来说，这些听起来都像迷信。教科书和电视纪录片中的一系列图片浮现在他的眼前：深埋在岩石层中的恐龙骨头、鱼类化石、蚌壳等。而那些岩石层是经过上亿年的缓慢堆积形成的。结构简单的生命慢慢进化到结构复杂的生命。他已经相信生命不可能是凭空偶然出现，但是他仍然无法理解圣经和化石如何统一。他终于开口说：“何教授，如果真是在几千年前上帝‘各从其类’创造了万物，那么为什么在岩石层的化石记录中会有一个进化的递进排序呢？而且，根据化石记录来看，恐龙也是在远古时期灭绝的。那些岩石的年代又为什么那么久远呢？”

何教授又富有个性地点了点头，说：“不错！当我自己接触到这个问题时，我就问了自己这些问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考虑：首先是岩石层的年代问题，其次是岩层中化石排序的问题。”

### 岩层的年代有多久远？

“我们常常听说这个化石有几亿年的历史。而这些年代的取值大多数的根据是埋有化石的岩层的假定年代。这些岩层据说是在漫长地质时间内沉积形成的。”

“据我所知，这些岩层的年代是由放射性测定法精确测得的。”小王说。

“我也常常听过这一说法，”何教授同意。“但是当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除了放射性衰变，还有很多途径可以用于测定年代。而且，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其它的测定法所测得的结果都与放射性测定法的结果相冲突。这些测定法所提供的最大年代都要远小于我们常听说的几十亿年。我后来终于明白这段漫长的时间并不存在，地球其实只有几千，或许最多一万到二万年的历史。而大部分的化石岩层都是在一个突来的全球性、灾难性洪水中形成的。”

小王非常惊讶同时极为怀疑，说：“但是所有地质学的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地球和其中岩石都有几十亿年的历史！”

何教授肯定地摇了摇头，他说：“不是所有的科学证据都指向这一点的，只不过是你们仅仅接触到教科书和电视上灌输的这些证据。事实是，大多数科学证据都指向一个较为年轻的地球。但是这些证据一般都被主流地质学家有意忽略，所以大众群体一般无法得知这些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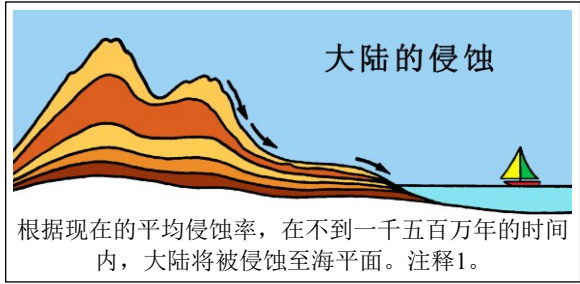
“但是你所说的年轻地球说有没有什么依据呢？”小王的口吻明显带有怀疑。

何教授笑着从他的文件收集柜中取出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将其中的资料在桌上摊开。



## 1、侵蚀

“对于我来说最具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就是侵蚀速率，纵观全世界，基本上每一寸高出周围地面的地方都正在被侵蚀。



不仅仅是高山的侵蚀物移入低谷，就连大陆的岩石也在进入海洋。侵蚀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对此，人类已经仔细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当然侵蚀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但远远不会慢到有一个‘地质时期’的出现。目前，大陆的平均高度是海拔 623 米，而最近观测到的平均侵蚀率是每 1000 年 6.1 厘米。按照这样的速度，在 1020 万年之内，高出海洋的所有大陆部分就将被全部侵蚀了。<sup>9</sup> 假设人类活动使‘自然’侵蚀速率翻了一倍，而把我们所观测到的‘自然’侵蚀速率降一倍，即：每 1000 年 3 厘米，但即便如此，陆地还是会‘仅仅’两千万年内被侵蚀作用完全侵蚀了。通过计算从江河冲入海洋的沉积物，所得到的结论也大同小异。<sup>10、11</sup> 但这一结论和大陆有 25 亿年的历史相冲突，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长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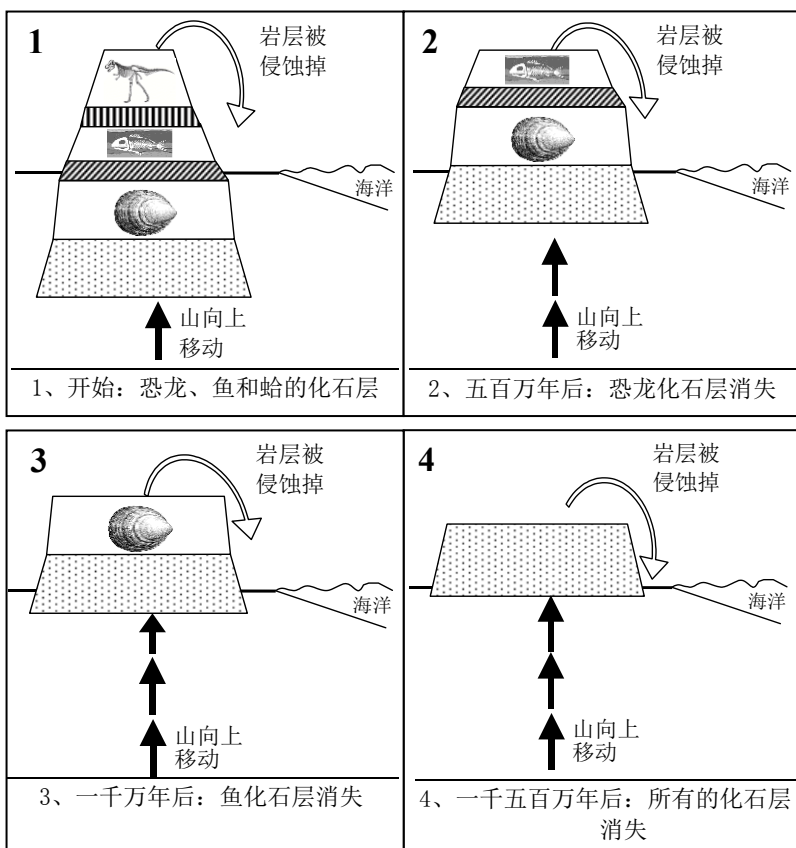
小王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也许有其他的解释吧，也许侵蚀率在过去更为缓慢。”

“认为地球有‘漫长年代’的地质学家们最喜欢给出这个借口。但是他们从来不愿尝试把这个‘更为缓慢’具体化，从不给出一个数字，因为他们知道那样无济于事。即使把数字降为现在侵蚀速率的十分之一也还是太、太、太快了——并且相信这么低的侵蚀速率毫无理由。化石记录通常表明：过去有大量茂盛的植被，也就是说过去的大体情况和目前相似，并且通常要比现在更为潮湿，而非更干燥。<sup>12</sup> 哪里有雨水，哪里就有侵蚀！”

“实际上，问题比这更严重。山地的侵蚀速率要比平均速率快得多——在相对干旱的山地大概达到了每 1000 年 20 厘米的侵蚀率，在相对湿润的山地也会有每 1000 年 42 厘米的侵蚀率。<sup>13</sup> 这个比例的平

均值——31 厘米——如果持续两亿年的话，就会有 6200 米的侵蚀！这远远高过山峰的平均高度——这意味着山体不存在了！地球不可能存在了这么长时间。

“当然进化论学者会说，有些山会不停地从地表升起，地确是这样，现今也有。但由于它们不断地从地表升起，埋藏在沉积岩中的化石也会随之升起而被冲走，最后就只剩下没有化石的岩床——光秃秃的花岗岩，很像加拿大的地质。



“大部分山体在各个高度都布满化石；你能在珠穆朗玛峰上找到海贝！显然这些化石当时是埋在底层的沉积岩中，后来被抬升，而现在正在被侵蚀。如果要最顶层不再有化石，那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呢？

G 一位涉足生物学、动物学和地理学的科学家艾里尔·罗斯（Ariel Roth）做出如此结论，

虽然山体在上升……但这个上升和侵蚀的过程最终会破坏它们包含的[以化石为依据的]地质柱。沉积岩层一个完整的上升和侵蚀过程……就会将它们破坏。……

即使是地质运动极为活跃的山体，也不曾经历过一次完整的上升和被侵蚀的过程，但如果上升、侵蚀以现在的速率发生在过去的话，那在所认为的地球年代内，可以推测至少有一百次这样的过程了。<sup>14</sup>

罗斯博士的意思是：如果山脉真有千万年或者上亿年那么久，那么山上的古老化石早就被侵蚀殆尽了。化石还在，那是因为山没有存在那么长时间。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东部一座长长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就属于‘断层石块’（fault block）山，直接从地下升起。依照地质学惯例所得出的结论是，这座山脉两亿五千万年前开始从地下突起。<sup>H</sup> 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按照每一千年侵蚀 31 厘米的速率，那就有 77500 米高的石头被挪移了。当然这绝不可能，因为这要比地球上最厚的地壳还厚！但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持续上百万年的上升和侵蚀肯定已经把化石层侵蚀掉了。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脉果真存在了两亿五千万年，那它就不可能有任何化石层存留，而只可能有从最深处来的没有化石的岩床了。但实际上，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上层还有很多化石，而‘两亿五千万年’这一错误年代的预测就是基于这些化石！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脉真有地质学家说的那么古老，那么它早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它是不断上升不断侵蚀的话，那也不可能有任何化石存留。

“那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是，根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阿巴拉

---

G “不再有化石”此处指没有多细胞‘身体’的化石。例如：恐龙、蛤、或植物。

H 此处地质学家们有争议，有的声称阿巴拉契亚山有四亿年。较大的数字只会让他们面临的问题更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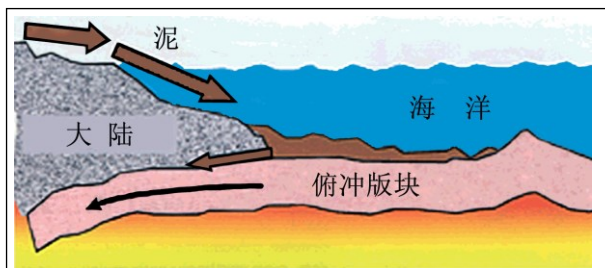
契亚山脉没有两亿五千万年之久，甚至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里面所含的化石也是一样。”

## 2、海洋中的沉积物

“那么被侵蚀的土壤石块都去哪儿了呢？很大一部分被冲进了海里。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都积淀在海底。而海底沉积物的平均高度还不到 400 米。<sup>15</sup> 那么要积累这大量的沉积物最多需要多长时间呢？如果按目前观察到的沉积速度计算，估计是一千两百万年<sup>16</sup> 到一千五百万年左右。<sup>17</sup> 假设把过去的沉积量减到最低，而把现在的输出量升到最高，要得到现有的沉积物，那最多才需要一亿年。<sup>18</sup> 不用说，这个相对保守的推测就已完全推翻了常说的海洋年龄——二十五到三十亿年了。如果海洋真存在了这么长时间的话，那海底的沉积物就会多得多了，整个海底应该早就都被沉积物完全填满了。其中的小部分沉积物会随着一个叫潜没的地壳运动而被推除到大地以下，但推除量绝对不会超过总量的 25%，很可能比 25%还少得多。它还是解决不了中间的差值，这就说明根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存在。”

“但是你说的也有问题啊，”小王反对道：“你自己说一亿年，甚至一千二百万年都是不符合圣经的。”

“小王，你这里可能有些混淆了，可以理解的。我没有说海洋有一千二百万年或者一亿年那么久，而是说一千二百万年或者一亿年是根据沉积物所推测出的最大值。如果沉积物在过去以更快的速度注入海洋，那就不会有这么久。”



按照目前的沉积、输出速率，在最多一千五百万年的时间内，就可以沉积现在海底的所有沉积物。注释1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专门给你设定的结论一样。”

“事实上，这是洪水地质学的主要部分。在挪亚洪水

的后期，侵蚀非常严重。陆地的很多部分都被冲入海洋，要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侵蚀作用大多了。而且，在洪水过后的那些年，降水量比现在多，冲刷量比现在强，沉积物的表层较软，所以更易被侵蚀。这些因素都能解释现在所观测到海底沉积物。”

### 3、冲到海洋中的盐

“由江河送入海洋的沉淀物中含钠，计算海底钠的累计量是衡量海洋存在时间的另一方法。这些计算自约翰·焦里（John Jolly）于1899年出版他的著作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海洋年代久远论呈现的问题非常简单，注入海洋的钠要比输出的多，那就意味着海洋越来越咸。如果要计算它最大的年代值，就要测出现在的咸度并用这个数值除以钠的年净输入量。两位创造论科学家，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另一位是地质学家，根据一个多半是由进化论学者得出的科学测量结果，来计算钠输入到海洋中的最低可能性和输出的最高可能性。<sup>19</sup> 得出的结果是海洋不可能超越 6200 万年——而且，当然很可能要远比这个数字还小！”<sup>1, 20</sup>

“你怎么知道就不会有其他的解释？”小王问：“也许那些盐有什么别的输出渠道呢！”

何教授笑了笑，说：“你当然总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我相信玉兔在月亮表层下挖洞而住，那我会说我们未能找到玉兔总是有‘其他原因’。其实，一百一十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都在认真观察钠的输入和输出过程。过去的九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方法来消除放射性年代和海洋中钠含量之间的矛盾。但他们的发现表明输入量大于输出量——咸度不断增加，并且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不可能超过 6200 万年。这就是通过我们目前能观测到的现象而得出的切实的科学证据——并没有玉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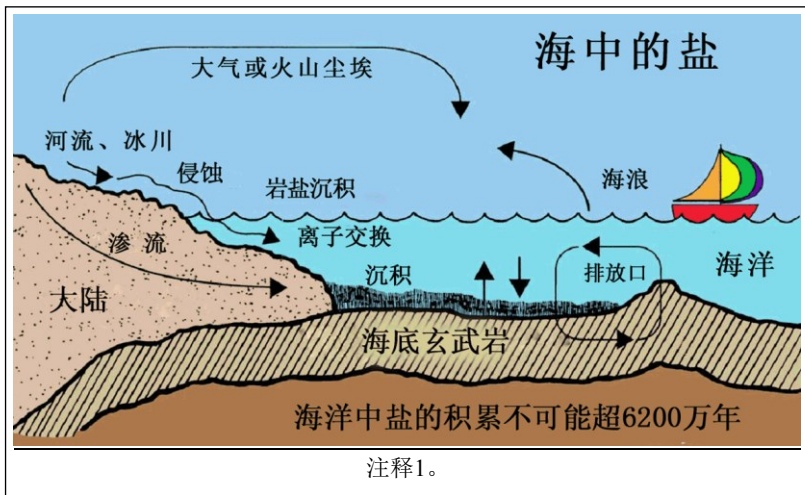
---

<sup>1</sup> ‘六千二百万年’很可能是一个过量估计。因为发现用来计算这个结果的地下水渗漏数据大大高于预期的。地下水的实际数据可能最低为  $37.2 \times 10^{10}$  公斤每年，比表格中所说的  $9.3 \times 10^{10}$  公斤高得多。若用  $37.2 \times 10^{10}$  计算，就会把海洋年龄限制在一个比这里的计算结果小许多的范围。见注释20。

“那么现在海洋里的那些盐呢？”小王问：“我想你会说是洪水的沉淀物吧？”

“不错！按道理，一场能把全世界的地表都冲刷掉，又沉淀起来的全球性洪水，肯定已将大量钠溶解带入海洋。更何况，我们不知道原始海洋本来有多少盐。

“在你思考海洋的年龄时，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若没有海洋提供雨水、平衡温度和大气，那陆地上不可能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



钠的输入输出过程， $10^{10}$  公斤每年<sup>1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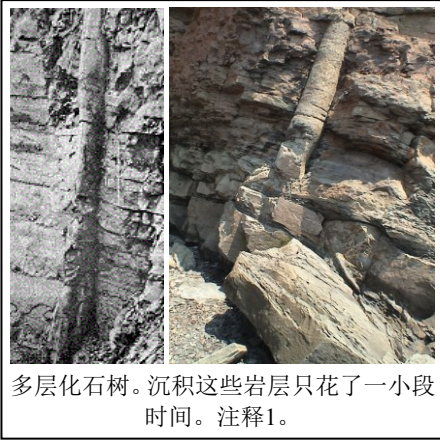
钠的输入进程	目前值	最小值	钠的输出进程	目前值	最大值
1. 江河:硅酸盐风化	6.2	6.2	1. 海浪	6.0	6.7
2. 江河:氯化物溶解	7.5	7.5	2. 离子交换	3.5	5.2
3. 江河:海浪	5.5	5.0	3. 水细孔掩埋	2.2	3.9
4. 海底沉积	11.5	6.21	4. 石盐沉积	<0.004	4.0
5. 冰川硅酸盐	3.9	0.0	5. 海底玄武岩的改变	0.44	0.62
6. 大气和火山尘埃	0.14	0.14	6. 形成钠长石	0.0	0.0
7. 海岸侵蚀	0.077	0.074	7. 形成沸石(泡沸石)	0.08	0.2
8. 冰川冰块	0.12	0.0			
9. 火山浮质	0.093	0.093			
10. 地下水渗漏	9.6	9.3			
11. 海底热液排放口	1.1	1.1			
合计:	45.7	35.6	合计:	12.2	20.6

种生命。一个‘年轻’的海洋意味着一个‘年轻’的地球！

“从这里再次看到，我们在课本上所读到的久远年代，在大自然中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么久远的时间存在！”

#### 4、跨层化石

“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地球已存在数百万年，让我们从海洋回到陆地来寻找更多证据证明这百万年其实根本不存在。我们一直被灌输，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厚实的沉积岩是经过漫长的时间一点点积累而成的。然而，现有的实物证据表明，沉积岩的形成并没有消耗那么长的时间。



多层化石树。沉积这些岩层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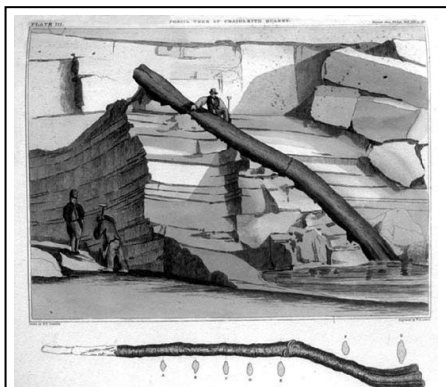
“我们先从最小的一些证据开始。你知道一个岩层是由很多较薄的地层叠加形成的，人们设想厚地层需要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才能形成，但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证明这个时间框架是错误的。据发现，‘多层’化石跨越了一个甚至多个岩石层。这表明：形成埋有化石的岩石层所需的时间比生物彻底腐烂还短。实际

上，他们‘把岩层绑定在’一个差不多一样的时间框架内。正如地质学博士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指出：

树的跨层化石贯穿一层以上的地层，实际上就把整个系列的地层限制在一段短时间里了。并且，这段时间的长短无法通过数据计算明确地得出，但与通常所教导的漫长地球形态[即：数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完全不相符。<sup>21</sup>

“1826年，在苏格兰格雷莱斯（Craigleith）的采石场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sup>22</sup> 那棵多层化石树横跨了多层相互交替的砂岩和板





格雷莱斯 (Criaglieth) 的多层化石树，这些岩层的沉积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岩。一棵暴露野外的死树，最多在几百年内就会腐烂殆尽，而一般情况下，远远少于几百年。显然，覆盖这颗树的所有岩石层都得在这段时间内沉积下来。由此可见，这些据通常推测需要几万年几百万年才能形成的岩石层，实际是在短暂时间内快速沉积下来的。同时，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棵树石化的地方就是其生长的地方。

因为它很可能是被大水冲到那里的，大水同时也冲来了覆盖并石化它的沉积物。至少一些早期的地质学家在 19 世纪讨论时得出了这个结论。

“实际上，这样的化石树相当常见。更为神奇的还有多层的动物化石。1999 年，人们在瑞士发现了一个 37 厘米长的鱼龙头骨，头向下垂直埋着，跨越了三个石层。<sup>23</sup> 根据化石年代测定法，沉积这些石层需要一百万年。难道我们要相信这个动物的口鼻部在海底的泥巴里插了一百万年，等着岩石在其周围一点点堆积将其覆盖么？而且既没有被吃掉，也没有腐烂掉？很明显这三个石层都是在那个动物的口鼻部没被鱼吃掉之前即时堆积而成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岩石层形成所需要的一百万年的漫长时间又怎么说呢？这些时间从未存在过。多层化石‘把岩层绑定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THE FACTS**

Marine creatures usually float when they die, not dive headlong into the seafloor. The burial would more likely suggest that the sediment built up around the dead creature quickly, before the head section had time to decay.

多层化石的鱼龙头骨垂直贯穿三层地层。头长约 37 厘米。这些岩层的沉积只花了一小段时间。注释1。



## 5、化石坟场

“世界上大型恐龙化石出产最多的地方之一是美国侏罗纪莫里森砂岩地层。那里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和其他动物的化石骨架。而且在这个地层中找到的一些化石动物还是水生生物。这里有一张现场的图片。你觉得怎样？”

小李看后说：“乱成一盘散沙！”

小王想了想，注意到了细节。“但是有些骨架还是排列完整的，比如说那个脊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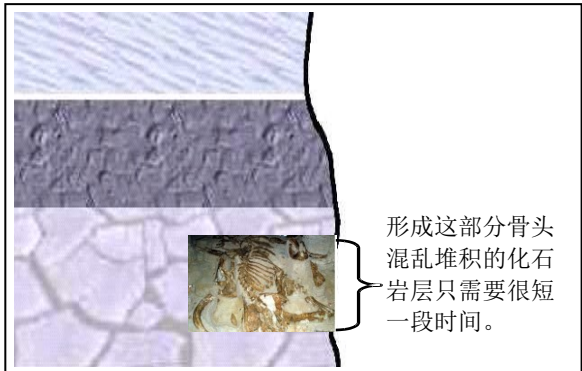
何教授很赞同，点了点头。“你们说的都正确！正如你们在图中所看见的：化石骨头混乱地堆积，但是有些化石仍然是完整的、保持连接的。我们看到现场的化石混乱堆积，其中也堆积有贝壳、蜗牛和圆木的化石。事实上，从此几乎肯定它们是在发洪水时被水冲到这里的。”<sup>24</sup>

“您说的是挪亚的那次洪水吗？”小李问。

“有可能与那次洪水有关。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这点。这些沉积物是在一较大的‘莫里森岩石层’里的一个近十五米厚的砂石包体，这些交错重叠的骨头说明它们是同时被冲刷



美国莫里森岩层一处混有恐龙化石和其他生物化石的地方。这些化石的沉积只花了很短一段时间。注释1。



形成这部分骨头混乱堆积的化石岩层只需要很短一段时间。

到这里的。恐龙骨头既没有被吃腐烂肉的动物吃掉，又没有腐烂掉说明它们是很快被掩埋的。从此毫无疑问地看出，沉积图片中的‘化石坟场’不用花多少时间。此外，这导致沉积的明显灾难性的洪水，一定是一个短暂而独特的自然现象。”<sup>J</sup>

### 形成化石需要多长时间？

小王问：“化石的形成、沉积土变成岩石不应该需要很长的时间么？”

“刚好跟这个相反，”何教授回答说：“任何被石化的生物都是当时立刻被掩盖并封闭的，否则它就会腐烂。化石的形成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岩石的形成同样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知道石头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因为你见过水泥在几天内硬化的过程。沉积物石化的关键在于存在一种充当‘凝固物’的化学物质，某种程度上，也在于沉积物的压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人工制品石化，有些是被密封在石头里的，另一些是因岩石的化学品浸渍而石化的。

“人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地在瞬间石化的动物。举例来说，



四样石化的人工制品。左上：在石头里的丁字镐。右上：被包在石头里的钟。左下：砂岩中的玩具车。右下：石化的帽子。石化这些现代物品只花了很短时间。注释1。

埃迪卡拉 (Ediacarian) 化石就是上百万只水母在 24 小时内被沉积物掩盖而形成的，化石甚至记录了它们当时各自的形态。还有许多例子，一条正在吞噬小鱼的鱼。由此可

<sup>J</sup>两位地质学家对于这一地方的详细讨论，见：注释24。

见，化石的形成不需要很长时间！

小王有些反对：“即使发生过一次可以瞬间使骨头沉积并石化的洪水也并不能说明石化的物体不古老。”

“是的。”何教授认同小王的说法。“但是我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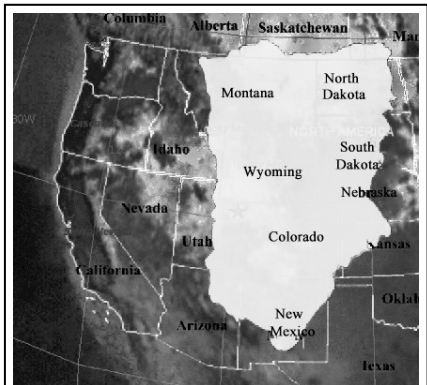
正在吞噬小鱼时被石化的鱼。埋藏和石化这些鱼肯定非常迅速。注释1。

要指出的是，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存在的漫长时间并不是用在沉积这些岩层，至少不是那些埋有树干和恐龙骨头的岩层！那些岩层只能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既然这些岩石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其他类似的但不含化石的岩层不是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呢？”

小王静静地思考了一会，最后终于提出了疑问。“你怎么知道那些发现恐龙的岩石层不是一个由于当地情况而引起的瞬间沉积现象呢？”

## 6、分布广泛的岩层

“你问得好！”何教授十分赞同。“当初我第一次了解多层化石和化石坟场时也问过自己相同的问题。答案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岩层不是当地特有的现象。莫里森地层覆盖的地域广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平均厚度仅有一百米！这片极其宽广而极薄的岩层是在水中靠沉积作用而形成的。要形成这样的岩层，就意味着在这整



莫里森岩组的地图。注释1。

个地域同时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特有的地质现象。要形成它，需要一次掩盖了整个大洲的洪水，而这次洪水的时间也不可能过长。”

小王学过地理，有足够的地理知识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据我所知，这个岩层要不是在淹没北美洲长达上百万年的浅海中慢慢沉积形成的，要不是在江河泛滥的巨大平原上沉积的。”

何教授微微点了点头，“这我好像也听说过。顺便提一下，是否注意到那些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家们也赞同大洲的很大一部分曾一度都被水淹没的情况，这个观点已经非常接近洪水说的地质学家所持的观点了。然而我还是认为证据足以证明淹没大洲的水域并非浅而平静的海洋，也非在江河泛滥的平原逐渐堆积，而是来于凶猛的灾难性洪水。从刚才看过的恐龙图片，我们明显看到恐龙是由洪水活动所快速产生、厚度足以淹没它们的沉积物掩埋，而且它们进行石化的砂岩部分厚达 15 米。<sup>25</sup> 但是我们也可能会把它说成是当地特有的一个现象，在这整个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岩层的其他部位则是经过漫长的沉积作用而形成的。我们能否证明类似的岩层是在短时间内沉积形成呢？”

何教授回过头，从挤满书籍的书架上取下了另一本书，开始翻阅。“不错，我们可以证明的。”他肯定地说：“艾里尔·罗斯是一位动物学博士，也学习了不少的地质学。几十年来，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化石、进化论以及地球年龄等相关问题。他最后成了地质学研究院的院长。<sup>K</sup> 他是这样形容这些沉积作用的。

这些特殊的沉积物含有只能源于陆地的生物化石，它们分布广泛的特性提供了一种灾变的有利证据，并且现今观测不到这类灾变。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三叠纪含有木头化石的辛那隆普（Shinarump）砾岩。它是美国西南部发现的钦利（Chinle）岩层中的一种。这种有时会风化成一种粗沙岩的砾岩，通常不超过 30 米厚，但它却能连绵不断地覆盖在近 2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砾岩和砂岩，比方说辛那隆普砾岩，是由大微粒所组成，这些微粒的流动需要许多的能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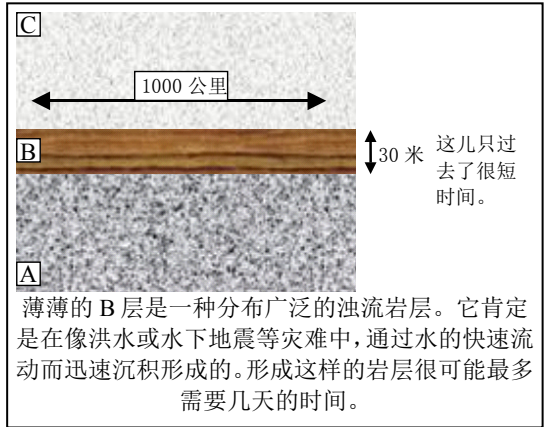
<sup>K</sup> [www.grisda.org](http://www.grisda.org)

它需要的动力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用来推动一大块连续不断的沉淀物的动力是不一样的。很难想象，这种持续性的是由区域性河流的沉淀活动所产生的，就像人们有时假定的一样。任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形成的河谷、峡谷、山脉，都很容易破坏这种连续性……其他层中发现的岩石都提供了相同的证据……如此薄而奇特、又分布广泛的沉积物，似乎更容易让人想到大面积的洪水（广而浅的大片流水）活动，而非局部的沉淀。<sup>26</sup>

史蒂芬·奥斯丁（Steven Austin）是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地质学家。他也肯定构成辛那隆普砾岩的材料来自远处：

……辛那隆普砾岩……看来是大峡谷周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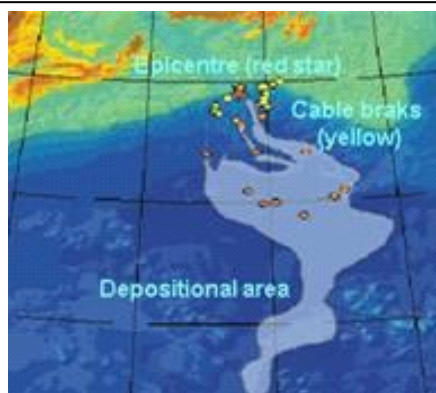
四处可见的燧石卵石（chert pebble）和砂岩受到侵蚀后剩下的残余。在底下的岩层中没有发现角岩的迹象……角岩可能是在浅层洪水中从远处暴露的矿源被带到此处的。<sup>27</sup>



罗斯博士和奥斯丁博士提供的辛那隆普例子要比莫里森岩层的例子更有说服力。它非常薄，大部分地方的厚度都小于三十米，但是覆盖面积非常广，有二十五万平方公里，比广西省稍大一些。这是一个完整的单元，没有断裂，而且它形成所需要的材料只能通过湍急的洪水来冲刷挪动。换句话说，这个明显就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形成的！<sup>L</sup>

<sup>L</sup> 更多相关资料请阅读由地质学家安德鲁·斯内林 (Andrew Snelling) 博士所著“创世记洪水的六个主要地质证据” (“Six Main Geological Evidences for the Genesis Flood”), [www.answersingenesis.org](http://www.answersingenesis.org).





1929 年大浅滩地震浑浊流沉积物地图



Figure Turbidity current moving down slope

混浊流向下滑



陆地上(原来在水下沉积)的浊积岩；注意即使是快速沉积，岩层依然层层清晰沉积的大浅滩地。注释1。

“以这种方式形成的沉积岩被称为浊流。1929 年北美东北海岸大浅滩地震时，出现了一个典型的‘小型’浊流。大量的海底沉积物顺着大陆坡下滑，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沿海底滑动。其中的一部分滑动了 700 公里以上，最终形成了一个大概一米高，体积为 100 立方米的岩层。这个浊流甚至可以触及沉于海底的泰坦尼克号。<sup>28</sup> 据推测，这些在水下形成的‘浑浊沉积岩’现在估计相当于陆地沉积岩的三分之一到一半。<sup>29</sup> 换句话说，它们是在海底迅速沉积形成的。这个发现给过去几十年的沉积地质学带来了一次变革，并且这个发现与‘有一次全球性的洪水，而且这次洪水使地球的大部分化石沉积岩迅速形成。’这个看法完全吻合。

“我们发现全球有很多相似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洪水，同时我们可以肯定地球的岩层的形成历时短暂。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

的漫长时间就不存在了！”

小王已经准备好了反对意见，说：“即使有些岩层，就算是很多岩层都是在你所说的大洪水发生时在短时间内形成的，但是从一个岩层的形成到另一个岩层，其间也可能经历很长的时间啊。”

何教授满脸笑容，看着他，说：“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将继续看一个例子，这是证明进化论时间不存在的最有利证据中的一个：似整合现象。”

### 7、似整合（又称“平行不整合”或“准整合”）现象<sup>30</sup>

“似整合现象是岩层间的进化论时间间隔。这些几乎总是由进化论学者对化石的解析而决定的。地质层中，一般认为较低岩层的化石绝种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后，较高岩层的化石才出现在地球上。因此这些岩层间经过了几百万年或者几亿年的时间间隔。但是它们一层刚好在另一层之上，中间界限非常平滑。平滑岩层，层层叠加，覆盖了几千甚至几万平方公里！”

小王并不以为稀奇，“这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问题就是侵蚀作用。在两层岩层的衔接处看不到任何侵蚀作用的痕迹。下面的岩层要比上面的岩层时间久远许多，但是它还是非常平滑。没有任何东西掩盖这一岩层。如果它裸露于地表，记住这是上百万年的时间，再坚硬的石头都会受到侵蚀作用的影响。”

“看看这张图片。这是拍于美国的大峡谷。你认为从下面的岩层形成到上面的岩层开始沉积，其间经过了多长时间？两岩层的衔接处是非常平滑的。但是进化论地质学家推测其在其地方插入的岩层需要一千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sup>31</sup>如果在两次沉积作用之间经过了一千万年，为什么下面的岩层大部分都是非常平滑的呢？它应该会被河流划出河床、峡谷和溪谷。但是从其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侵蚀的遗迹！进化论学者认为在这一段（设想的）一千万年，地球出现了很长时段的‘湿润的气候’。<sup>32</sup>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漫长的时间曾经存在，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大峡谷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时间缺口，一亿年的时间到哪去了！以下是罗斯博士的描述：



位于美国大峡谷，可可尼诺（Coconino）砂岩（上）和赫母特隐士（Hermit）页岩（下）的交界处十分平滑。在其他地方这些地层被另一个厚达六百米的岩层分开。推测的时间间隔约一千万年。注释1。

当我们站在大峡谷边缘时，我们立刻会被岩层极其平行的外表所吸引。这一现象与峡谷本身的外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充分说明侵蚀的不规则性。我们为何不在缺口处观察类似的特质呢？形成这些缺口需要一段时间，那么侵蚀必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平均侵蚀率是如此的快，所以可能整个地质柱，在地质时代漫长的过去中都会被侵蚀掉了好几次。然而在一亿多年的缺口上[位于大峡谷的‘泥盆纪’时期的神庙尖邱（Temple Butte）石灰石（上层）和‘寒武纪’时期的穆阿夫（Muav）石灰石（下层）之间]我们只注意到较小的侵蚀现象，或是在有时看上去十分平滑的结合，或者它根本就是看不见的。在提到这个缺口的一个部分时，[进化论]地质学家史丹利比而斯说道：‘这儿的不整合表面[缺口]，即使过上一亿年多，可能也是难以找到的。’<sup>33</sup>

这里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例子，根据进化论的理论，白色箭头所指示的布里（Bulli）煤层的分界和其上的岩层之间应该有五百万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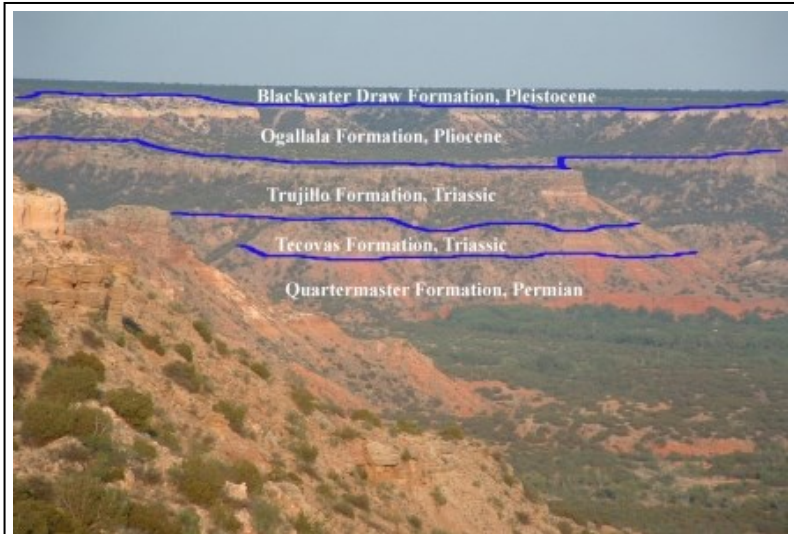
白色箭头所指的是澳大利亚的布里（Bulli）煤层。煤层和其上地层的时间间隔是五百万年。九万平方公里(包括不含煤矿的地方) 注释1。

间隔。这个间隔所延伸的地方要比煤层覆盖的面积大许多，有九万平方公里。我们现在只看下面有煤的这段分界。煤几乎比任何岩石都要柔软！五百万年来，难道煤层都没有受到任何侵蚀吗？这合理吗？难道是因为煤层上方还有一层掩盖它的岩层，而最后不过是被侵蚀掉了的呢？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侵蚀作用会刚好在质地柔软的煤层制造出一条如此平滑的分界线呢？侵蚀作用如何能够产生这条平滑的平面？即使有人声称岩层形成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岩层间平滑的分界线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些时间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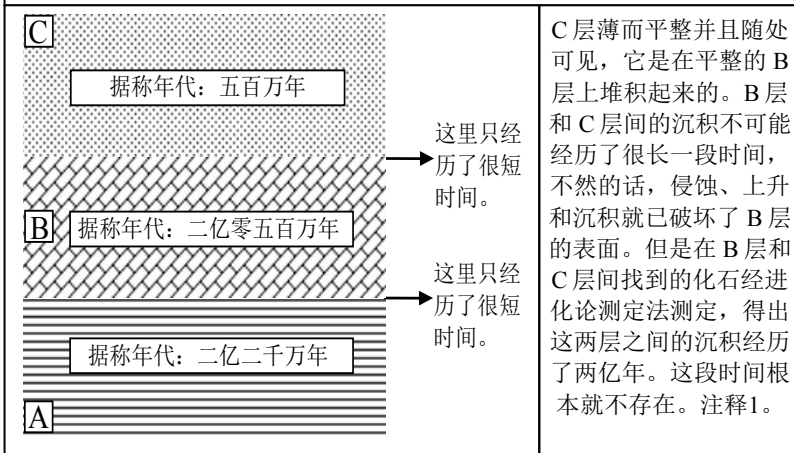
“正如罗斯博士所指出的：

我们估计，平均每个地区都在仅4百万年的时间里，要发生100多公尺的侵蚀。[编辑注解：这是按照少于目前全球平均侵蚀速率的一半来计算的。]<sup>34</sup>

现实是许多的分界处都没有找到侵蚀作用的痕迹。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若要一一列举只怕你没有耐心！如果你想要更详细的资料，请阅读罗斯博士的书吧。”



美国德克萨斯州帕洛杜罗峡谷，Ogallala(上)和 Trujillo (Chinle)(下)有平直  
的交界处，两亿年的时间；平直的分界线延伸 15 万平方公里，他处有其他  
地层插入。注释1



小李蛮怀疑惑地问：“我还是不太明白你讨论这些岩层有什么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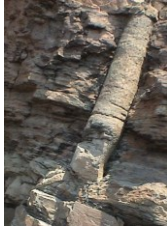
“这的确有点难，”何教授非常理解，点了点头。“看看我能否为大家总结一下吧。我们刚才讨论了四种普遍的地质现象。”

1. 各种生物被冲刷到一处并被迅速掩埋的**化石墓地**；
2. 跨越几个岩层的**多层化石**；
3. 分布**广阔而厚度极薄**的岩层，其中不少是混浊流，这些混浊流肯定是在灾变中形成的；
4. 根据化石年代测定法，**巨大似整合**现象的时间间隔中有上百万甚至上亿年的时间，但是在上下两层岩层间很少有，甚至没有任何时间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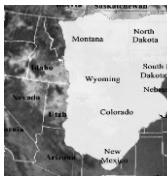
每一个地质现象都说明了进化论地质学家声称所存在的上百万年的时间其实并不存在。



1. 在一个岩层中形成沉积历时很短：**化石墓地**。化石墓地表明整个墓地现场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被水冲成并掩盖的。一般情况下此时间段只有几分钟。不过，象多层化石一样，这段时间肯定不超过几天，或者最多不超过几个月，要不然生物就早已分解腐烂或是被吞噬了。



2. 岩层之间的间隔形成历时很短：**多岩层化石**。多岩层化石连接岩层表明，所有相关的化石堆积的时间要比其所需用来分解腐烂，或是被动物吞食的时间短。从树干来看，其存留的时间最多是几年，或者几十年，但是对于动物尸体来说，最多是几个月甚至几天。



3. 沉积整个岩层历时很短：**薄而广阔的岩层**。在短时间内形成薄而广阔岩层的必要因素是大灾难，比如说浅层洪水和混浊流。而大灾难的时间不可能维持过久，一般只有几个小时，最多不超过几天。



4. 平顺岩层间的臆想‘间隔’时间并不存在：**似整合岩层**。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在平顺光滑的似整合岩层之间有上百万或几千万年的时间间隔。如果下层的岩层‘仅’几万或者几十万年一直裸露于地表，它肯定会遭到侵蚀而不平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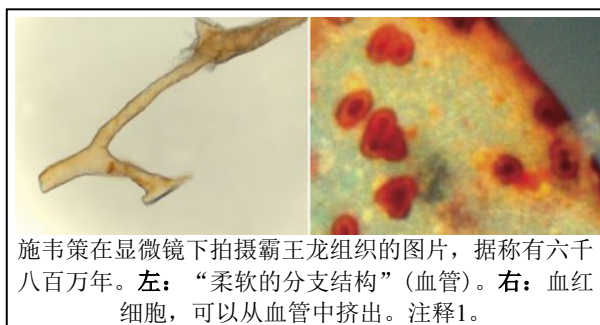
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我们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这些岩层的形成不可能历时几百万年。无论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家怎样宣扬他们的观点，他们宣称的时间根本不存在！”

小王看上去非常困惑，他说：“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科学家们都忽视了这些证据呢？”

“这还是我们以前谈到过的，科学家也是凡人。和其他人一样，他们的工作会受到前有模式的影响，会受到成见和前有的思维框架的影响。这就会令他们忽视眼前的许多证据。让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 8、生物衰减计时器

“这里有两张在显微镜下获取的动物组织的图片，你们认为这些结构是什么呢？”何教授问。



两个男孩都思考了一会，小王说：“左边的像是一个管状物，右边的椭圆形物体应该是细胞吧。”

“答对了。”何教授很肯定地回答道：“左边的是血管。右边有点凹陷的圈状结构是血红细胞。与此类似的结构在刚被发现时引起了不少争论。但是实验结果证明，它们都含有血红素——一种血红蛋白。现在科学家都普遍认可这分别是血管和血红细胞了。”

“但是这有什么好争议的呢？”小王觉得很奇怪。

“因为图中的取样，还有另一取样，来自于两个恐龙骨头。这骨头据推测有六千五百万至六千八万年的时间了。”

两个男孩都沉默了，最后小李问道：“它们怎么可能存留了那么

长的时间呢？”

何教授笑了，“正是！它们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没有人相信，就连玛丽·施伟策（Mary Schweitzer）也面临不少批判，遭到进化论科学研究机构的拒绝。她对于他们怀疑的态度，当时并未感到惊讶。

施伟策可以理解人们的疑虑。‘如果你把一个血浆取样滞留在柜子里，经过一个星期，其中可能就没有什么是可以识别的了。’她说道：‘何况是在恐龙里的呢？’……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恐龙里的这些血红细胞时‘我起了鸡皮疙瘩，因为任何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可能存留六千五百万年’。<sup>35</sup>

尤其要注意的是，连施伟策博士起初也无法相信血红细胞可以存留六千五百万年——当然她是对的！但是受到进化论成见的影响，她的观点不久以后就改变了。”

何教授皱起了眉头，恳切地看着他们，说：“不要忽视它的重要性，在恐龙骨头里发现血红细胞和血管就说明这个远远没有六千五百万年的时间。有一种年代测定法是利用细胞和生物化学物质的分解腐烂速率来测量的，是一种自然界的定时器。由于自然界无可避免的化学作用，一种生物一旦死亡，它的细胞和生物化学物质就会开始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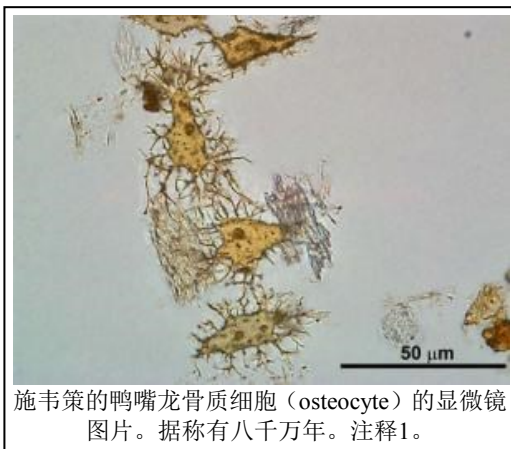


艺术家构想的一个鸭嘴龙图片注释1。

即使是被封闭在石头里的生物组织，也无法避免这种化学作用。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已经表明，这些生物组织即使是在理想状态下也会在远远不到六千五百万年的时间里被分解了！”



何教授摇了摇头继续说。“别说整个血红细胞，就连一个细胞以下的分子组成结构都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用胶原质举个例子，胶原质是一种柔软富而有弹性的蛋白质，也是骨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施伟策在两只霸王龙中找到软组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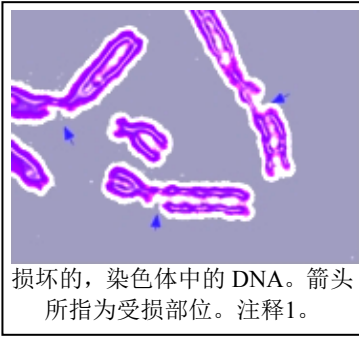


她接着又在另一只恐龙身上找到了无可置疑的胶原蛋白，这只恐龙是鸭嘴龙，据推测已有八千多万年的历史。她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种骨质细胞（osteocyte）。她自己也承认没有预料到会在如此‘古老的’物种中找到蛋白质。

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在一百万年以前的化石中找到原来的分子组成结构……<sup>36</sup>

“但当她的发现多次出现并得到肯定后，她和她那些进化论同事们就干脆忽视了所有的化学发现，而且坚持说这些微弱的生物化学物质的确可以存留长达八千万年的时间。他们从未一次停下来思考，这些骨头的年龄是否真有那么古老。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施伟策发现恐龙组织之前，已有科学家做了特定生物分子的预期寿命研究。根据实验室得出的分解速率，即使温度是恒温 0°C，胶原蛋白在两百七十万年后就应该是检测不到的了。如果在 20°C，他们应该在一万五千年后就消失了。<sup>37</sup> 这些计算结果也是由主流科学家，进化论信奉者们得出的。而且为了测得生物组织的最长寿命年限，他们还使用了理想状态下的实验室进行实验。但是事实是，我们能够在恐龙里找到这些生物组织，而且这些恐龙所被掩埋的地方的温度经常在零度徘徊。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骨头根



损坏的，染色体中的 DNA。箭头所指为受损部位。注释1。

本不可能有六千五百万年或更多的时间。这些时间根本不存在！

“让我再给你举一个关于生物衰变时钟的例子：DNA 分子的分解速率。我们以前提到过骨质胶原蛋白会在三百万年内分解。DNA 比它更不稳定，即使是在 0°C 的情况下，经过 12 万 5 千年后就应该不能恢复了。

<sup>38</sup> 在已知年代的埃及木乃伊中，所观察到的 DNA 衰变速率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他们的 DNA 只有 562 年的半衰期，<sup>39</sup> 所以在不足十年后，应该就没有任何 DNA 可以恢复了。

“除了不可避免的化学分解，化石细胞中的 DNA 还要面临地球的本底辐射（背景辐射）。本底辐射源自分布于地壳各岩层中放射性物质的分解。本底辐射的强度虽是根据地方而异，但却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当这一辐射碰到 DNA 分子时就会导致交联（交叉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将不同部分的 DNA 焊接在一起并将它们毁坏。如果是在一个活细胞中，DNA 的自动修复功能一般都可以修补损坏之处，但是在一个死细胞中，这种破坏仅会积累。<sup>40-41</sup> 即使一个化石被密封于极其低温的真空内，单是由辐射所导致的交联（交叉结合）就会在几百万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全破坏 DNA，使它无法恢复也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当然，在此之前能够激发生命功能的任何可能性早就已经被破坏了。DNA 的降解速率是一种闹铃，它在一百万年还未过去时就早早地拉响了闹铃：时间到了！不再有分子啦！

“但是科学家几十年来一直都在发表研究性报告，声称已经从一千七百万年到两亿二千五百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了部分 DNA<sup>42</sup>。举个例子，人们从包琥珀中的蜜蜂身上获取了 DNA，这块琥珀的年龄应有两千五百万至四千万年。另一组 DNA 是抽取于一只象鼻虫，密封于一块一亿二千万年以上的琥珀中。如此远古的生物中的 DNA 是不可能恢复的；它早就被本底辐射破坏了。所以进化论地质学家之间有些争议：有些声称是由于污染物的干扰，而另一些则尽力维护自己



被密封于琥珀中的蜜蜂化石。注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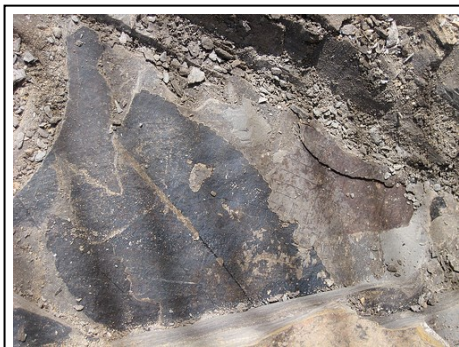
的研究结果。他们都没有得到真实的结论：那段漫长的时间根本不存在。所获取的 DNA 应该是可信的，但是它的年龄绝对

对没有上百万年。

“更令人惊奇的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就有人声称他们使一些从二亿五千万年<sup>43、44</sup> 至六亿五千万年<sup>45</sup> 的岩层中找到的细菌复活了。这些细菌是从盐矿层等地方获取的。为了避免污染，他们对实验控制得非常严谨，并且反复地进行实验，但是结果仍然一样。评论家无法相信细菌的 DNA 和其他部分在过去这么久后仍然可以保存完整。所以即使被污染的几率据说是十亿分之一，研究成果也常会以污染物为理由而被排除。<sup>46</sup>

“事实是，双方对立的意见都可能是正确的。那些使细菌复活的人们认为他们的发现没有受到现代污染的影响，这没错。评论家认为 DNA 不可能存留这么长的时间，这也没错。答案是：这些化石中的细菌本来就没有上百万年的时间，埋有它们的石层也没有那么古老。但是人们没有思考过这种可能性。”

“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么？”小李问。“难道科学家从未思考过



从这样的朴叶化石中提取的 DNA 得到恢复，这个化石据推测有 1700 万年至 2000 万年。注释1。

地球年轻的可能性么？”

何教授难过地摇了摇头，说：“即使证据就摆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也没有思考过。也许这也是他们未曾在恐龙中发现血红细胞的原因。第一次发现血红细胞时是一次偶然，是施伟策在霍纳（Horner）的实验室里使用普通的光学显微镜



发现的。后来她又在另外的至少两只恐龙中发现了软组织。所以这类不应该是极为罕见的。但是为什么在一百多年的古生物学研究中都没有类似的发现？因为他们被远古时间的成见所影响，所以没有搜寻这类发现。发现那些含有血红细胞的恐龙骨头的古生物学家几年以来都闻到了生物组织腐烂的味道，但是从未思考过原因：

施伟策回忆她的第一次发现后，她就觉察到一个霸王龙的骨架（在蒙塔纳州的地狱溪岩层）有一种死尸的味道。当她告诉一个工作了多年的古生物学家杰克·霍纳（Jack Horner）时，他说：‘是啊，地狱溪的骨头都是这个味道。’

“不可思议吧！古生物学家认为恐龙骨头肯定是上百万年以上，他们这一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死亡的气息’都丝毫没有触及他们，况且证据就摆在他们鼻子底下。<sup>47</sup>

“古生物学家闻到腐烂的气味就应该意识到骨头里的软组织在被挖上来与空气和细菌接触后已经开始风化了。他们囿于成见，所以没有发现。”

“但是，”小李反问道：“难道主流的进化论科学家不知道创造论者的年轻地球说吗？”

“他们当然都知道，”何教授很肯定地说：“他们公开嘲讽、轻视创造论学者。”

“但是难道他们不知道恐龙骨头里蛋白质、血红细胞和血管的发



2009年在西班牙的卡斯泰利翁(Castellon)附近找到了蝾螈化石。据称该化石有一千八百万年之久。化石包含干燥的肌肉，肌肉中有充满血液的血管——肌肉没有矿化/岩化。注释1。

现都在支持创造论学者的立场吗？”

何教授撅起嘴唇点了点头，说：“他们确实知道！霍纳博士是发现施伟策博士所研究的恐龙骨头的人，他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当初玛丽[施伟策]在研究这份材料[鸭嘴龙]时，她给我电话说她找到了骨细胞（osteocyte）。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找到了骨细胞原来存在的部位，这也是我当时所问的。

‘不是，杰克，我们发现的是那些细胞，它们还有丝状伪足（filipodia）和细胞核。’

‘玛丽，那些疯狂的创造论者会爱死你的。’

‘杰克，这可是你的恐龙。’<sup>48</sup>

杰克·霍纳博士说得没错，我们这些创造论者认可并且知道施伟策博士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柔软的血管、血红细胞、骨细胞、完整的蛋白质，这都说明不仅这些恐龙骨头是年轻的。而且掩埋它们的岩层也是年轻的！”

## 9、基因衰变

“不仅是恐龙的血红细胞和树叶的 DNA 在衰变，而且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身体的基因也在衰变。你的细胞在缓慢地积累突变。其中有些突变在你身体的生殖细胞中产生，并遗传给下一代。平均来看，至少有 100 个新单核苷酸的‘点突变’——很可能比这个数字高出几倍——会传承给下一代。<sup>49</sup> 这一过程会发生在每个个体的身上，其运作会使人类的整个集体基因组退化。这个过程的运作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人类不可能已经存在一百万年。”

“但自然选择不是会淘汰坏的突变吗？”小王问。

“只有非常严重，会导致死亡或阻碍繁殖的突变才会被淘汰，”何教授回答说：“但绝大多数突变都是‘近中性’、‘沉默’的隐性突变。他们微小地扰乱基因信息，但不会对个体生殖后代的几率造成显著影响。”

“既然如此，那有什么要紧？”

“问题在于，这些‘近中性’的突变会在种群的基因组中积累，比如说人类。慢慢的，这些突变就会达到一个让整个种群生存适应性退化的程度。最后，每一个体的基因会积累太多错误，这些错误就会拖垮整个群体。

“这有点类似于重复复印一本说明手册。当你用复印件的复印件再去复印时，说明手册上的字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清楚。如果你继续这个过程，不用多久，有些字就不能辨认了。这样，你就遗漏了一些信息。渐渐的，你不能读懂整句话。最后，你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但早在完全不能读之前，这份说明手册就已经没用了。因为其中失去了太多信息，已经不能发挥功用。

“人类基因组也是一样的道理，信息在逐渐地丢失。最后，由于丢失的信息过多，功能就会受到损害。平均生育率会降低，预期寿命会缩短，物种也会减少至灭绝。

“我们能在人类的近亲婚姻中看到这一过程的证据。因为人的基因都是成对的，在大部分情况下，即使在某一会影响人生长的关键领域有一个已经发生突变的核苷酸，这个突变也会和从父母另一方遗传而来、未发生突变的健康基因进行抵消。但若亲兄妹或亲表兄妹结婚，那他们的隐性突变就会经常配对，从而引发功能性问题。因此，第一代表亲所生后代的平均寿命就会比一般人短。在这些近亲配婚中，你可以立刻看到积累的基因错误所带来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突变总数在一代一代增加，那就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类似的影响。”

何教授转向书架，抽出另一卷书，说道：“约翰·森福德（John C. Sanford）教授是一位植物遗传学家，也是一位前大学教授。在他的科学培训生涯中，他接受并相信进化论通常灌输的教义。他曾是一位无神论者，但后来变成了一名有神论者，进而成为基督徒。他重新检验了通过随机突变进化出人类基因组的可能性，得出的结果是：突变的积累其实是在驱使我们迈向灭绝。

如果基因是在退化，那我们的种族就不是在进化。一个物种的衰老和一个个体的衰老很相似，两者好像都涉及突变的逐渐积累。……当亲表兄妹婚配时，其子女的预

期寿命会严重缩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近亲繁殖暴露出基因组内还没来得及‘浮出水面’的基因错误（隐性突变）。近亲繁殖就好像管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基因走向。近亲繁殖所生子女缩短了的预期寿命反映了基因组的整体老化，并显示出一直隐藏着的大量基因破坏（隐性突变）。”<sup>50</sup>

“但不是至少部分是有利突变吗？”小王反驳道：“也许保留的有利突变超过有害突变呢？”

何教授肯定地摇摇头，说：“在特定情况下，仅有极小部分的突变才会是‘有利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有利突变是在制造具备功能的新结构；十亿年你也休想能产生一个具体的新蛋白质分子，而且那些‘随机产生’的新蛋白质只会让事态更糟糕。[见本册第一章]但若不知怎么地，真产生了对你生存的净效果是有利的罕见突变，那他们也无法让整体的衰变进程停滞。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坏的突变要远远多于好的突变，就可以肯定任何这样的 DNA 连锁块必然会退化。成群坏突变总是会将极少的好突变一起拽进去。当我们还在等着一个罕见的有利突变出现时，大量有害突变已经在附近堆积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时间是我们的大敌。时间越长，剩下的信息越少。<sup>51</sup>

关键是因为上帝诅咒了地球，我们就迈向灭绝。问题在于，多快灭绝？如果突变的累积率仅为每代 100 个——基本上肯定实际累积率比这个高，很可能高出十倍——那么在以 25 年为一代的一百万年中，就会在人的平均基因组内发生 400 万个突变。<sup>M</sup> 早在这 400 万个突变发生之前，人类就已经在遗传学家所说的突变崩溃中灭绝了。简而言之，

---

<sup>M</sup> 这和第二章中，黑猩猩基因组和人类基因组在 600 万年内无法产生 4000 万个差异的讨论没有冲突。这平均的 4000 万个差异会存在于黑猩猩种群和人类种群的所有成员中。相反，这假想的 400 万个累积突变会在不同的个体中显  
[接下页]

地球上的生命远远不可能像进化论者所宣称的那么古老。”

### 放射性测量

“那么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所提供的年代又作何解释呢？”小王问：“据我了解，科学家们可以用这种测定法准确地测出几百万年甚至几亿年前化石的年代。”

何教授富有个性地使劲点了点头，说：“是的！我们到处都能读到这些年代，这些年代也搅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好像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这些年代，所以我就对放射性年代测定法进行了漫长而细致的研究。”

“您研究的结果是什么？”

“一方面，这些年代测定法仍然是年轻地球创造论未解决的一个问题，”何教授稍皱眉头，承认说：“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年代测定法总不可靠，常常会得出一些自相矛盾，不准确的结果，完全不足以推翻我们刚讨论过的年轻地球的证据。

“首先要注意，放射性测定法只适用于测定完全熔化了了的火山岩。这些岩层的温度过高，化石无法在其中得以存留。放射性测定法不能用于直接测定含有化石的沉积岩，至少绝不应该用它来测定！沉积岩是风化沉积物混合而成的，哪怕是理论上用放射性测定法，其测定的结果也绝不可靠。当他们说通过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得某些化石层有几亿年时，其实那是测量石层附近的火山岩层的结果。”

“那么用于测定骨头的碳 14 测定法呢？”小李问。

“这是一个使用范围非常有限的特例。”何教授回答说：“我们马上会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原理。一些被称作‘母体’元素的放射性元素——比如说铀 238——会不断地分解原子，渐渐衰变，成为其他的元素。在这一例子中，铀 238 如图中描述的，会分解  $\alpha$ （阿尔法）粒子。这一过程最后会得到稳定的‘子’元素，这一

---

得非常不同。

例子中派生的子元素是铅 206。通过在实验室测出短时段中的衰变，然后再推至长时段衰变就可以测得它的衰变率。在一定量的母体元素中，其中一半衰变所需的时间被称为半衰期。铀 238 的半衰期约为 45 亿年，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克铀 238，理论上经过 45 亿年就只会剩下一克，同时也会有一定量的铅 206。随着时间的推移，铀 238 和铅 206 的比值应该会以一种可预测的速率变化，所以理论上，可以通过比较铀 238（母体元素）和铅 206（子元素）的量，计算出岩石形成的年代。”



何教授笑了：“这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一样的，理论上是非常完好的，但是现实却总是杂乱不堪！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先要满足三大条件，才能够给出确切的年代。

1. 取样岩石必须在它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封闭的系统’。取样岩石在整一历史中没有增加或移走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包括不可间杂衰变过程中的元素）。
2. 须知其初始的状态。必须确认在岩石形成时不存在派生元素。或者，要确切掌握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的初始比例。
3. 在取样石头的整个历史中，放射性衰变率必须是一成不变的。

然而，在实际测量的岩石中，前两个条件常常出错；而第三个条件则受到创造论科学家至少少数非创造论科学家的质疑。”

### 第一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是封闭的系统

“首先你要知道：在实验室，以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的数据多数是不被进化论地质学家认可的，这些数据也通常不会被公开。这些数据不被认可，一般归因于这块岩石在其形成的历史中受到外界的影响，其母体元素或是派生元素在外界的影响下有所增减。举个例子来说，当由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的比值所得出的年代过于‘久远’，他们就会将其归因为地下水将子元素渗入到岩体中，从而导致数据的误差。如果其比值得出的年代过于‘年轻’，他们就会将其归因于在岩体形成很长时间后发生的‘再加热’使派生元素从岩体中分离了。”

“他们怎么知道一块岩石的年代太‘年轻’还是太过‘久远’呢？”小王问。

“这一般取决于所发现的化石是在岩石层之上还是岩石层以下。这些年代是他们已经分配好的——年代的分配至少部分基于年代测定框架，这是在发现放射性之前就早已存在的。当化石的年代和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得出的年代不相符时，科学家总会采用化石的年代。他们称其为‘化石限制（fossil control）’。

“当然，地质学家们会尽量避免使用一些母体元素或是派生元素看似受到过外界污染影响的岩石。但是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同，发生于岩石中的这种污染是用任何物理检测方法都检测不到的。事实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岩石都不是封闭系统，即使是坚硬的岩石，物质元素仍然能够流动。

“首先，看一个关于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尤其不可靠的具体例子。我们已谈过美国的大峡谷，那里大部分的岩石都是沉积岩，所以能用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的岩层少之又少。可以测定的岩层分别位于底层和顶层，它们都是玄武岩——硬化的火山熔岩。位于顶部的岩层，尤因卡雷特高原（Uinkaret Plateau），包括峡谷被冲蚀后倾泻于峡谷表层的熔岩，其年代明显相对较近！这一点，连进化论地质学家也认同。他们认为高原的顶岩层形成于最近的几百万年；而底下的岩层，卡德纳斯玄武岩（Cardenas basalt），则可能接近十亿年。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给出的结果怎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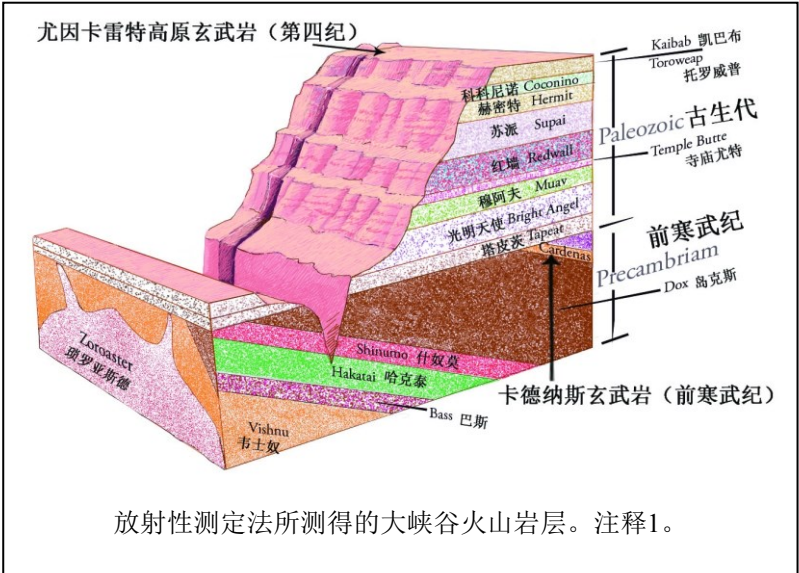
“注意在测定中使用了各种元素和方法，包括一些最近比较受欢迎的测定法。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对顶层测出的年代低至一万年，高至26亿年。所测出的绝大部分年代都是毫无价值的，这是进化论地质学家也认同的。事实上，唯一相近的测定结果就是一万年，虽然对于高原的某些部分，进化论学者也会认同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其余所有的，虽然通过了常规测量技术的仔细测定，但测出的年代都可视为无效。如果在有核查对照物的情况下，这些测定法测出的许多年代仍出现如此多的错误，那么在无从核查的情况下，为何还要相信这些测定法呢？”

“而测出的底层年代有四千万年（设想的！）的时间跨度，从7.15亿年到11亿年。这其中那些相对短的年代普遍不被接受，因为不到一定的时间，卡德纳斯玄武岩上面的某些特定岩层就无法形成。所以目前一般只接受10亿年以上的年代——暂时如此！我今天偶然浏览网页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网站列出了所有的年代数据并称之为不可确定的，而另一个则信心十足地声称11亿年是经过科学鉴定的年代。

“注意，最终被选来测定底层年代的铷-锶测定法——铷-锶（Rb-Sr）等时（isochron）年代的10.7亿年和部分铷-锶（Rb-Sr）模式（model）年代的11亿年——也是被拒绝用来测定上层年代的测定法。同时，唯一一种测量上层的结果得到认同的测定法——部分钾-氩（K-Ar）模式年代的10000年等——也是通常被拒绝用来测定下层年代的测定法。

“选择铷-锶（Rb-Sr）测定法为测定底岩层的正确测定法有什么实际依据么？仅因为其测出的年代符合他们预期的年代！所以开放性系统是科学家用来把原本不被认可的钾-氩年代合理化的手段，即：一个会导致氩减少而改变钾-氩比值的‘再加热’过程。同时，对于上层的测定，铷-锶测定法是不被认同的，但部分钾-氩测年法因为符合他们的假设，所以也就被选中了。这些结论都没有任何实验根据，不过是要强行使测出的岩石年代符合一个预先设定的框架罢了。”





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得的大峡谷火山岩层。注释1。

尤因卡雷特 (Uinkaret) 高原玄武岩 (大峡谷顶部)	
六种钾-氩(K-Ar)模式(model)年代:	1 万年; 120 万、260 万、360 万、260 万年, 和 1.17 亿年
五种铷-锶(Rb-Sr)模式年代:	12.70 至 13.90 亿年
一种铷-锶(Rb-Sr)等时(isochron)年代:	13.40 亿年
一种铅-铅(Pb-Pb)等时年代:	26.00 亿年
卡德纳斯 (Cardenas) 玄武岩 (大峡谷顶部)	
五种钾-氩(K-Ar)模式年代:	7.91 亿年至 8.53 亿年
六种铷-锶(Rb-Sr)模式年代:	9.80 亿年至 11.00 亿年
一种钾-氩(K-Ar)等时年代:	7.15 亿年
一种铷-锶(Rb-Sr)等时年代:	10.70 亿年

大峡谷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结果，见注释27，第 120-128 页。

[注意：创造论科学家们收集的卡德纳斯 (Cardenas) 玄武岩 (大峡谷底部) 样品后来经放射性年代测定法测定，得出了 5.16 亿年至 15.88 亿年这一更宽的范围。放射性分析是由一常规进化论地质学实验室作出的。见注释10，第 57 页。]

## 第二个不可靠的条件：岩石形成时不存在子元素

何教授有些激动了，甚至有些生气了，他说：“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放射性测定法困惑了我好些年，是阻碍我相信圣经历史最大的障碍之一。然而，那些‘科学家’会非常草率地处理那些与他们先入为主的进化论信仰不相符的结果！”

从小王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对何教授的情绪有些吃惊。

何教授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继续说：“你也许会认为，这些发现可能是例外的，但其实并不罕见。只不过多数自相矛盾的发现从未被报道罢了，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有多少测定出的结果被排除了。<sup>52</sup>

“我们从何能得到一个客观检验这些测定法的方法呢？我所知道的最佳方式就是用放射性测定法测定史上已知年代的火山岩。圣海伦火山位于美国华盛顿州，并于 1980 年爆发了。在 1980 至 1986 年间，火山口形成了高达 250 米的熔岩穹丘。1991 年，一些创造论地质学家去现场收集了一块仅有五年时间的岩石标本，后把这块岩石送到一个传统的进化论地质学实验室用放射性年代法进行测定。他们预先没有告知这块岩石的取处。所得到的测定结果是：从  $34\pm 6$  万年到  $280\pm 60$  万年。<sup>53</sup> 两位地质学博士，奥斯汀和斯内林写道：



1980 年，圣海伦火山爆发。11 年之后，新的熔岩穹丘经放射性测定法测出的年代为 34-280 万年。

注释 1。

因为由钾衰变至氩的速率极低，所以圣海伦火山 1980 年爆发时所形成的岩石应该是‘过于年轻’而不能测定。因为在岩石中应该几乎没有派生氩元素。

现在收集

的样品所用的测定法是氩—钾年代测定法。根据放射性同位素年代测定，在熔岩穹丘中的部分矿物质已有 240 万年之久。将所有的矿物质混合后，用氩—钾测定法测量得出的年代趋于 35 万年。然而，我们知道这些矿物质以及含有矿物质的岩石是在 1980 到 1986 年间冷却于熔岩中的。这类情况并不罕见，几乎每一次用放射性年代法测定已知年代的岩石，所测出的年代都是非常夸张的。如此，对于那些我们不知道年代的岩石，用这些测定法还可信么？<sup>54</sup>

很明显，圣海伦火山的岩石即使被熔化也没有失去岩石中原有的全部氩元素。新的岩石从岩浆中‘继承’了氩元素，或可能是从大气中吸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的氩元素并非源自放射性衰变。也就是说，放

地点	时间	放射性测定法测定结果	最小放射性“年代”
基拉韦厄(Kilauea Iki)玄武岩, 夏威夷	1959 年	850±680 万	170 万
斯特龙博利山 (Mt. Stromboli), 意大利, 火山弹	1963 年 9 月 23 日	240±200 万	220 万
埃特纳(Mt. Etna)玄武岩, 西西里	1964 年 5 月	70±1 万	60 万
药湖高地(Medicine Lake Highlands)黑曜岩, 玻璃山(Glass Mountains), 加利福尼亚	<500 年前	1260±450 万	810 万
霍阿拉拉(Hualalai)玄武岩, 夏威夷	1800-1801 年	2280±1650 万	630 万
在火山弹中的歪长石艾里伯斯山(Mt. Erebus)南极洲	1984	64±3 万	61 万
基拉韦厄玄武岩, 夏威夷	<200 年前	2100±800 万	1300 万
基拉韦厄玄武岩, 夏威夷	<1000 年前	4290±420 万 3030±330 万	3870 万 2700 万

史上的几个火山爆发及其放射性年代。见注释 55。

射性测定法要满足的第二大条件，即岩浆在形成时没有任何派生物质，在此已经不成立了。若不是已经知道这些岩浆距今不远，我们又如何断言其中的氩元素是继承来的呢？我们也许就会接受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定的年代，认为这块岩石已经存在至少几十万年了！

“这不是一个特例。在这个列表中极为有限地列出了几个放射性测定法和火山爆发的年代相冲突的例子，<sup>55</sup> 还有许多例子没有给出。岩浆在冷却后仍会保留其中的氩元素，这是非常常见的。”

“那是不是所有近期喷发的岩浆都会被放射性测定法测出久远的年代？”小王问。

“不，不是所有的。但如果放射性测定法是可信的，那为什么会测出如此多的错误年代？要知道，这些火山都是近期爆发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母体元素和派生元素在岩石内外游动的机会越来越多。时间越长，这种测量方法不会更准确，而是误差更大。最后，我再问一次：如果在可以检测的情况下，发现了这种测量法的众多错误，那么在不能检测的情况下，我为何还要使用它呢？”

### 第三个不可靠的条件：过去的放射性衰变速率更快吗？

“我不相信这种测定法，”何教授继续说着：“但我承认放射性测定法仍然是创造论者的问题。在放射性测定法中，一个岩层的年代似乎与它所处的深度有关。这也许是因为放射性元素和派生元素从地层中上升时候混合所导致的，换言之，这个观点就说明了解决放射性测定的问题需要涉及地质化学现象，如此一来，前面第一和第二个条件就错了。但是我承认，即使这样也很难解释所有看似已发生的放射性衰变。要解决这个问题，创造论科学界的精英们正向第三个条件，即放射性衰变的速率从未改变，发出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能深入讨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查阅一些近期的研究材料。<sup>N</sup> 但我要提到一点：对于放射

---

<sup>N</sup> 两部技术性非常强的著作，载入了截至 2005 年的研究：Vardiman, Larry, Andrew A. Snelling and Eugene F. Chaffin, Eds.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January 2000. Vardiman, Larry, Andrew A. [接下页]

性衰变速率在过去不能大大加速，不能通过像磁性伽马射线爆发的类似事件暂时加速，或者不能自然地形成不长期稳定，都没有绝对的理论原因。<sup>56</sup> 如果这些假定中的任何一个是正确的，那么它们所测定的结果就会导致一个过于古老的年代。但是目前我们没有强力的证据支持这些观点，它们仅仅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 校准：放射性年代测定法的校准标准是什么？

“我认为放射性年代测定法不准确还有最后一个原因——这一测定法没有任何可靠的校准标准。若你有一个手表，你就需要‘校准’，即对照一个其它你认为精准的时间来调时间。100年前，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刚被人们使用时，它所使用的校准标准是19世纪对沉积岩的研究。那是在发现浊流之前，当时科学家们极力‘忽视’多岩层化石。地质学家认为大部分厚实的沉积岩层都是按照每一百年几厘米甚至几毫米的速度逐渐沉积形成的。这一速率最大程度地结合对沉积岩层厚度的估算，地质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寒武纪岩层历时六亿年。这就是最先出现的被认为化石比微生物大的岩层。<sup>0</sup>

“这六亿年是在1893年由一个有声望的地质学家提出的。其他人所提出的年代也与此相近。<sup>57</sup> 六亿年非常接近于现在被广泛接受的寒武纪初期的岩层年代。这里的关键是：绝对没有任何人，创造论者或进化论者，还会接受对沉积作用的研究结果。没人会接受测定出六亿年的这一测定法！如我们刚在上面提到的浊流，沉积作用通常都是灾难性现象，现在普遍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沉积现象的速率高度起伏不定。你不能光测量一个岩层的厚度，然后根据这个厚度计算岩层需要多少年来沉积形成——而这正是19世纪的做法。

“放射性发现于1896年。当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刚开始使用放射性测定法时，他们是如何检测其结果的呢？猜猜看！”

“根据沉积作用测定时间法来检测！”小李脸上浮出胜利者的笑

---

Snelling and Eugene F. Chaffin, Eds.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Vol. II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January 2005.

<sup>0</sup> 现在，在一些‘前寒武纪’的岩层中找到了形体更大的化石。

容，回应道。

“没错！你们知道么，放射性测定发现与沉积作用研究出的时间是相吻合的！据我所知，那是下来的几十年，放射性测定法的唯一校准依据。后来放射性测定法就成为了标准，而不再被接受的沉积作用测定时间法就隐退了。这就是科学界所说的‘跟踪效应’，就是首先确认你的结果与之前广为接受的结果相符合。<sup>58</sup>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放射性测定法呢？它们最初是以沉积测年法作为校准标准，但现在沉积测年法已公认是错误的。”

### 碳 14 测定法：对于创造论，不是问题

短暂的沉默后，小李问道：“何教授，那么碳 14 是怎么一回事呢？您说过您会解释的。”

“是的！碳 14 不是创造论的问题。首先，从理论上讲，它的适用范围仅有几十万年。而在现实中，人们使用它的范围仅在所谓的五万年左右。还要注意的，这一方式只能用在曾经的生命体上。对此，一位创造论科学家是这样解释的：

碳 14 测定法得出的年代是根据计算衰变的碳 14 元素和稳定的碳 12 元素的比值得出的 ( $^{14}\text{C}/^{12}\text{C}$ )。这一方法测定的标本仅限于曾经有生命的样品，例如木质或骨质，将曾经测出的碳 14 和碳 12 的比值与现今活物中的比值相比较……

错误的结果一般是由碳 14 和碳 12 的起始比值假设错误引发的，污染[附加碳]或是淋洗[碳转移]。洪水前或是洪水前早期的标本，给出的年代太老，有上万年。这是因为洪水淹没了许多富含碳 12 的动植物，这就会导致碳 14 和碳 12 的比值较小，从而会被误读为非常古老的年代。<sup>59</sup>

“碳 14 测定法取决于大气中放射性碳 14 和非放射性碳 12 的比值。所以，关键就在于弄清楚碳 12 和碳 14 过去的比值，然后就可以调整或校准碳 14 测定法测出的年代。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同意碳 14 测定法测出的年代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校准’，因为大家都知

道：大气中碳 14 的含量会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如太阳的宇宙辐射波动、地球磁场、火山爆发、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等。同时大家都认同海洋对此的重要影响，区别在于创造论学者承认大洪水的影响。以下是罗斯博士的结论：

毫无疑问，《创世记》中描述的世界性大洪水会造成地球上碳元素周期的巨大变化。创造论者普遍认为在那场洪水泛滥之前，空气和植物中的碳 14 含量要低一些。这样的设想和煤、油中碳 14 的含量极其低相吻合！他们随后提出，那场灾难后的逐步调整使得碳 14 缓缓增加。洪水后的大约 1000-2000 年，逐渐上升的碳 14 含量会在计算上使得在岩石薄层和其他沉积物中测定的年代和序列较为古老。创造论者提出的有关影响碳 14 含量变化的因素也包括一些非创造论者对碳 14 的反常现象做出的相同解释。我们应该特别提一下：（1）洪水前较大的碳元素储量稀释了碳 14；（2）洪水前较强的磁场，引开了产生碳 14 的宇宙射源；（3）洪水之后碳 14 被混合到海中的比率，会影响大气和海洋中碳 14 的浓度；（4）产生碳 14 的宇宙射源的强度发生了变化。<sup>60</sup>

简单地讲，这种洪水模式意味着洪水之前，碳 14 的含量相对较低；而洪水一过，碳 14 的含量就更低。这就会导致在那段时间内死去的生物所含的碳 14 会比现在的生物少，因此，这些生物就会被误测为生活在极其古老的年代。

“众所周知，碳 14 测定法常常出错，就连对正活着的生物也会测出几千年的高龄。

经碳 14 测定，现存于冰岛的水生藓类，有 6 到 8 千年的历史；内华达州的活蜗牛有 2 万 7 千年的寿命。大部分的海洋活标本经测定，至少都有数百年的‘岁数’。这些例子阐明了有时号称的‘储积作用’，这很可能是碳 14 测定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一些活样本经碳 14 测出了不可思议的年代，是因为它们所在的环境中，碳 14 含量低于正常状态，

因此，它们即使是还活着，所测出的结果也很古老。其他反常的现象可能缘于其他原因，比方说碳 14 原子与其他碳元素间的相互转换。例如：经碳 14 测定法测出，一头阿拉斯加冰冻麋牛的头皮肌肉有 24140 年历史，而其头发却是 17210 年。夏威夷的海洋甲壳类动物，如果被保存在火山而不是石灰石中的话，测出的时间就比较短。<sup>61</sup>

由于这一测定法出错的种种可能，其测定结果常常被进化论的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置之一旁。让我给你两个实例，其实可以引用的实例数不胜数。有时候，进化论学者把碳 14 测定的古老的年代放在一边而选择更为年轻的年代。

通过测定 11 具早期北美洲人体骨骼的年代，充分表明测定这个时期的年代十分困难。早期公布了几种测定法测出的年代，它们平均超过 2 万 8 千年。新的研究说明这些骨骼，平均不超过 4000 年，但这些更正的年代也面临着挑战。<sup>62</sup>

“有的时候，进化论学者把碳 14 测得的年轻年代放在一边而选择更为古老的年代。1969 年，在澳大利亚出土了一个被称为蒙哥湖女人 (Lake Mungo Woman) 的化石。碳 14 测定法对化石的骨磷灰石 (硬骨质) 的测定结果趋向于 1.9 万年，而对胶原质 (软骨质) 的测定结果则趋向于 2.47 万年。五千年是个很大的误差，到底哪个数据是正确的呢？但是测得埋于她上方的一块木炭是 2.65 万年，因此就采用了这一较古老的数据。因为化石的年代越古老就会越令人兴奋！1998 年，人们用另一种测定法 (热放光测年法) 来测定埋址，结果将以前的数据修正为 4.2 万年，更



‘蒙哥湖人’化石之一。注释 1。



激动人心！1999年，人们又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另外一种热发光测定法），所得到的结果是6.2万年，这更为震惊。但是最后的一次结果还在争议中，因为这个结果不符合一些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家们对人类进化的论定。<sup>63</sup>

“这里很有意思的是，碳14的测定结果就这样被置之不理，被其他测定法测出的更为‘有趣’、远古的结果所代替。好像在找到更合心意的结果后，没有人类学家认为有必要捍卫碳14所测出的年代。突然间，科学家们就否认之前已被广泛报道，广为接受的碳14测出的年代，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否认非常合理。当然，他们会给出一些看似合理的理由，这类事情时有发生。

“这所有关于蒙哥湖女人的年代都是错误的。碳14的测定结果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数据的校准方式有误，也没有考虑挪亚洪水影响了大气中的含碳量。其他的方法，比如说：热释光测年法，不仅未经校准，而且支撑它的假设也是极其无力的，还不及一般的放射性测定法。

“如果进化论人类学家都不接受他们自己用碳14测出的年代，那我又为什么要接受呢？我知道碳的比值因曾经的一场洪水而发生了改变。”

#### 碳14：作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而重生？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于进化论学者来说更为棘手。”何教授笑了：“碳14测定法似乎‘重生’了，现在成为了一个年轻地球论的创造论学者！”

“什么意思？”小王问。

“回想一下，碳14的半衰期相对较短——大概5730年。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到一百万年，就无法在生物化石中检测到碳14了。所以进化论科学家就不会用这种方法去测量估计有几千万或上亿年的化石。但当创造论科学家将一些这样的样本寄给碳14测定实验室检测时，结果是，在本应是几亿年前的样本中还是能够不断发现碳14，包括在煤矿中发现的煤块和树木化石。<sup>64</sup> 报告结果显示出碳14的含

量远远高过实验所能检测到的最低量，并且这个含量高至不能用污染来回避。一个上‘二叠纪’时期煤层中的树桩化石应该是二千五百万年，而测量结果是  $33,700 \pm 400$  年。这就说明所发现的碳 14 含量超过现在还活着的生物含量的 1%，这个含量对于这样的测试是非常显著的。此外，研究室报告说其中的化学元素比值‘和在代表木质有机碳的树桩化石中所分析的碳比值，并且没有受到污染的影响一致。’<sup>65</sup>



在一个 2.5 亿年的煤层中找到的树桩化石。碳 14 对其的测定结果为： $33,700 \pm 400$  年。注释1。

“请记住，这个‘33700’年需要在洪水后碳 14 含量改变的基础上进行校准，这大概会使这个数字降至 10000 年。但这也绝不可能与‘几亿年的时间’相符。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取自沉积岩的木化石，据传统地质学测定有一亿八千九百万年，后来又碳 14 又测出了二万到三万年的结果。它们所含的碳 14 是现今活物含量的 2.5%到 7.5%，这远远高出了假定有污染源而导致的 0.2%的碳含量。它们的化学元素比值同样是‘和在代表木质有机碳的树桩化石中分析的碳的比值是一致的。’<sup>66</sup>

“现在想一下进化论学者们的困境：他们要么否认碳 14 测定的这些年代，要么承认‘几亿年’的年代是错误的！当然，即使是在无



左图：采石场出土的标准化石，测得年代为 1.89 亿年。右图：同一地方的木化石，碳 14 测定结果不到 3 万年。注释1。

证据证明有污染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选择了否认碳 14 测定的这些年代。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何要接受任何碳 14 测定的年代呢？”

“那么，何教授，您对碳 14 怎么看呢？”小李问道。

“因为化石并没有上百万年的久远年代，所以我认为化石中的确含有碳 14 元素。但在碳 14 测定法给出正确的化石年龄之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校准。否则碳 14 测定的结果就经常会高出实际年龄。”

“那么其他的，放射性年代测定法呢？它们得出的数据不是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吗？”小王问道。

何教授承认道：“的确需要一个解释，但是科学家现今所给出的漫长年代不可能是正确的。”

“这听起来好像你只相信与你信仰符合的观点。”

### 很多的自然现象都证实了‘年轻’地球一说

“不是的，小王，我是选择相信许多极具说服力的科学证据。我们已经讨论了 9 种不同的‘时钟’（计时器），它们都直接否认了放射性测定法测出的年龄。我还没提到以下几个方面：

10. 矿物质中的氦元素过多，经过了几十亿年，它们早就应该释放出去了；
11. 大气中的氦元素太少，经过几十亿年，空气中的氦元素应超过现在的 1000 倍；
12. 山体上升的速率过快，如果这样的上升速率持续了几百万年，那现在的山就高得不可想象了。
13. 如果火山爆发已存在了数亿年，那地表的岩石几乎远远不够。
14. 如果沉积作用已经持续了几亿年，那形成的沉积岩也应该远远不止大陆上的这些。
15. 如果地球和月球真象传统天文学家所说的已经存在了几亿年，那月球就早已旋转至距离地球很远的位置，比现在的位置远许多。
16. 如果我们的银河系和其他自转星系已旋转了几亿年，那么碟状的星系中间突出的部分将变为扁平——也就是所谓的‘旋卷困局’。
17. 地球磁场的实际衰变速率（包括磁极倒转）太快，持续时间不可

能超过一百万年。

18. 按照传统进化论的长时段来看，星系中的超新星残余太过稀少。<sup>67</sup>

68

19. 紧密重叠，凹凸的岩层<sup>69</sup>……”

小王挥手打断了何教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反对您观点的证据不也同样多吗？”

“不，我相信任何客观地探求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罗塞尔·汉弗莱斯(Russell Humphreys)是一位物理学博士，他在美国一所重点研究院从事地质学与核子物理学研究多年。他起初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进化论。上大学时成为了基督徒，但仍相信‘古老地球’一说。但他最终成了一位支持年轻地球说的创造论者。汉弗莱斯博士这样说：

据我估计，知道地球大致年龄的途径少说也有几百种。而在这几百种途径中，最多有几十种支持地球有几十亿年。

其余 90%的途径告诉人们地球绝对没有几十亿年。<sup>70</sup>

如果你愿意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你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是相信 90%的证据是错误的，还是相信 10%的证据被误读，哪一个更合理

**HUNDREDS OF PHYSICAL PROCESSES SET LIMITS ON THE AGE OF THE WORLD**

1. Helium in atmosphere	21. Coral reef growth	41. Peat bog growth
2. Helium in ground	22. Oldest living plants	42. Multi-layer fossils
3. Meteor dust	23. Human civilizations	43. Hardening of rocks
4. Buildup of carbon 14	24. River delta growth	44. Decay of Saturn's ring
5. Human population	25. Undersea oil seepage	45. Potassium in the sea
6. Natural plutonium	26. Uranium in sea	46. Titan's methane loss
7. Sodium in sea	27. Neutrons and lead	47. Internal heat of Io
8. Sediment in sea	28. Rotation of spiral galaxies	48. Leaching of chlorine
9. Erosion of continents	29. Interstellar gas expansion	49. Radiogenic lead
10. Earth's magnetic field	30. Carbon 14 in meteorites	50. Niagra Falls
11. Oil lakes in Earth	31. Decay of comets	51. Stone age burials
12. Natural gas in Earth	32. Interplanetary dust removal	52. Seafloor calareaceous ooze
13. Orphan radiohalos	33. Lifetime of meteor showers	53. Uranium decay

**More than 90% of these processes give an age less than billions of years**

© 2004 Answers in Genesis

有上百个自然过程可以用于测量地球的年龄。这些“时钟”有 90%所测出的地球年龄并不像我们平时以为的，多达十几亿年，而是要比之小。注释1。

呢？”

“但是您对放射性测定法的解释也不完整呀，”小王倔强地坚持道。

何教授点点头，说：“没错，我现在还没有完整的解释。但是我对放射性测定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也对其他‘时钟’有

一定认识，因此我可以理性地拒绝由放射性测定法得出的漫长时段一说。”

“这个真的合理么？”小王有些怀疑。

何教授笑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从前有个高中生，他的妈妈非常严厉。在上课期间，他妈妈要求他星期天要学习到下午四点，然后才能出去玩一个小时。在八月份暑假的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去超市买了 100 个价格便宜、形色各异的时钟。他妈妈把所有的时钟都调准了，但可惜的是，没有一个时钟保持了正确的时间。在一月份最后一个周日的下午，90 个钟显示的时间是在 2:00 到 2:15 之间，而另外 10 个显示的是下午 4:00 后。你认为他妈妈会相信哪个钟的时间？”

“那 90 个时钟啊”

“为什么？”

“90 个正确的可能性比那 10 个正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吧。”

“那你认为那个男孩会相信哪个时钟的时间呢？”

小王顿了顿，然后笑着说：“我猜他会相信那 10 个指着 4:00 以后的时钟吧！”

“为什么？”

“因为他另怀企图！”

“正是！但是选择相信那 10 个时钟并不合理，是吧！理智的判断应该是相信那 90 个时钟！这与放射性测定法的情况很相似。因为表明地球是相对年轻的独立计时器，要比表明地球是古老的计时器多得多，所以相信地球年轻一说是更为合理的。大部分的科学家不像故事中的男孩另有企图，只不过他们对于这些显示地球年轻的计时器——90 个时钟——都不甚了解。他们当中的少部分科学家是进化论信仰的忠实捍卫者，他们知道这些计时器，但把这些计时器拒之门外。就像故事中的男孩一样，他们不希望这些计时器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他们所持守的那段远古漫长的时间并不存在。”

## 化石顺序

小王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眉头紧锁。他自小学以来所持守的整个世界观被彻底动摇了，他一点都不好受。但他还是努力诚恳地进行思考，突然他想起了另外的那一个问题：“但岩石中化石排列的顺序又怎么说呢？它们符合进化论理论，按照最低层是结构简单的海洋生物，上面依次是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最后是哺乳动物的顺序，不是吗？”

何教授沉重地点了点头，说：“你提到了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困惑我最久的问题。我还记得自己半夜躺在床上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那个化石顺序又如何解释呢？’”

小李吃惊地说：“您已有了那么多的证据，为什么这个还会令您感到困惑呢？”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某些人，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太要紧，但我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我仍然认为这是年轻地球创造论的一个最薄弱之处。不过我也知道学校灌输给我的进化论解释不可能是正确的。即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全球的研究者都在努力做出符合他们进化论的解释，但在现实中，对于化石记录的实际特征，他们所面临的疑难比创造论者多。”

“化石记录中的确存在着某种‘顺序’或‘次序’，”何教授承认道，“但这顺序是比较模糊的。而且随着出土化石的增多，不同物种间的重叠现象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你从下至上观察岩层，会发现岩层中埋藏的生物种类好像的确有顺序。”

“进化论学者称这一趋势是时期性的：生物按照从古至今的时间顺序，在它们生活时期被掩埋；很多创造论学者解释说这种趋势多半是生态性的：生物按照它们生活的地方从低（海底）到高（大陆高地）被掩埋。”

“但是首先要清楚的是，那段漫长的时间是不存在的！这一顺序既不是几亿年导致的结果，又不是进化过程的结果。我们刚刚已经谈过，支持年轻地球的证据要远多过支持古老地球的证据。还记得仍存于恐龙骨头中的那些红细胞吗！”

“需要记住的第二点是，在化石记录中没有实际的过渡型生物，这在两周前已谈过。[见本册第一章]我们现在不能再细谈一遍，但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爬行动物的‘波状肺’根本无法逐渐进化到鸟类的‘直通肺’，设想的过渡阶段只可能导致死亡！我希望你也记得，一个最诚实的进化论古生物学家说过，从化石记录中无法得出两种基本动物体型间的过渡形态。

“那段漫长的时间不存在；那些过渡不存在；所以进化也不存在。

“这些都算是复习，至于化石记录的顺序不是源于生物生活的时期而是源于其生活的地理位置，我觉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证据就是人们所谓的‘活化石’。活化石证明：在一特定岩层中没有找到某种生物化石并不意味着在此岩层形成时期这种生物不存在。”

## 活化石

### *腔棘鱼 (coelacanth)*

何教授的手指快速跃过拥挤书架上的一本书，抽出其中一本，翻到一张化石的图片。“这个看上去像什么？”他问两个孩子。

“一条鱼的化石。”小李迅速答道。

“正确！你认为它是什么时期的？我给你们一个提示：据鉴定，它出土的岩层是恐龙时代形成的。”

现在两个孩子似乎都已经有些经验了，不敢随便回答‘几百万年’。沉默了一会，何教授继续说：

“我看你们有进步。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鱼化石，叫做腔棘鱼 (coelacanth)。在世界各地的岩层中都发现了这种化石，传统进化论学者测定那些岩层有设想的三亿五千万年至六千五百万年之久。这些鱼类应和恐龙一同早就灭绝了。

“然而在 1938 年，人们在南非的西南海岸竟然抓到了一只活的腔棘鱼，消息传出后，进化论科学家们的诧异之情可想而知！<sup>71</sup> 1952 年，这种鱼类又出现在距马达加斯加岛不远处儒昂岛的附近海域。下述内容表明，当地人一直以来都知道这种鱼的存在：



上图：腔棘鱼化石。下图：今天生活在海洋的腔棘鱼。原以为这种鱼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 6500 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时，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在这个地方还发现了另外的几条腔棘鱼。后来发现，当地人对这类鱼并不陌生，他们认为它的肉晒干腌制后可以食用，他们还将那些粗糙的鱼鳞作为研磨剂。<sup>72</sup>

后来人们又发现了两群腔棘鱼，1997 年，一群出现在印度尼西亚；2000 年的时候，另一群出现在南非的东北海域。它们目前的生活范围还不清楚，但可以确定它们活着，生活在几千公里外的海洋。

“这种鱼体积很大，身长

1.5 米以上，体重达 70 公斤。它们在海洋 200 米的深处捕食，进食时身姿竖立，以下对于它们外观的描述无可争议：

……它身上相互重叠的鱼鳞形成了三层鳞甲，它的颅骨包括两个几乎分离的部分，牙齿长在上腭，一条小尾巴，有一条鳍伸至主尾鳍外，空心脊骨（腔棘鱼因此得名），身旁的肢状体上也有鳍。<sup>73</sup>

它们出现在全球各地，所以貌似一种易被石化的生物。但根据进化论年代，从未在小于六千五百万年的岩石中发现这些鱼化石。然而它们至今仍然活着。由此明显可见，那些岩层形成的时候，这类鱼已经存在。但就我们目前所知，它们却没有在后来更靠上的岩层中留下任何痕迹。”

小李困惑地问：“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吗？”他想知道。

这一次，小王回答了他，说：“你难道没发现？腔棘鱼一直以来



都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并没有在化石岩层中留下任何记录。这就说明，生物没有在所谓地质年代表中某一范围内的岩层里留下化石，并不意味着岩层形成的那个时候它们就不存在。”

何教授看着他，笑容堆面。“非常正确！这说明化石顺序不一定按照时间规律呈现的。大家认同，在那些所谓有六千五百万年的岩层形成的时期，这种鱼是已经存在的，但是却没有在那些岩层中发现它们的化石。在一个岩层中未能找到某种生物化石并不能说明这种生物当时就不存在。”

小王敏捷地发现了何教授的用意。“您也会把这个理由运用到另一个例子吧——人类化石没有和恐龙化石一同出现不代表那个时候人类就不存在。”

“是的，我的确要引申到这。”何教授回答。“但是首先让我们多看几个活化石的例子，这样你们就可以肯定棘鱼不是一个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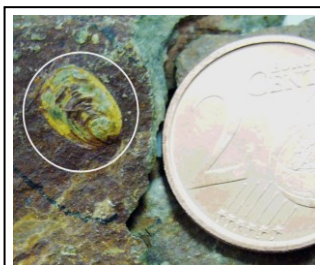
### 海豆芽 (*Lingula*)

“我们从几种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开始。海豆芽 (*Lingula*) 是一种世界很多地方可见的小甲壳类动物，属于‘腕足’甲壳类动物中‘无关节’纲这一大类别。类似现代海豆芽的化石仅在‘测定’年代超过四亿五千万年的岩层中找到。<sup>P</sup> 这种化石形态被称为舌海牛属 (*Linguella*)，但真不过是今天的海豆芽而已，它被掩埋在挪亚洪水以前所生活的地方。这种具体的形态在接下来，据



有壳和柄(下面伸出的‘根’)的现代样品。海豆芽(*Lingula*) /舌海牛属 (*Linguella*) 形态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四亿五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sup>P</sup> 这一陈述仅针对舌海牛属 (*Linguella*)。属于‘无关节’纲的其他甲壳类动物化石在分布在不同地质‘年龄’的岩层中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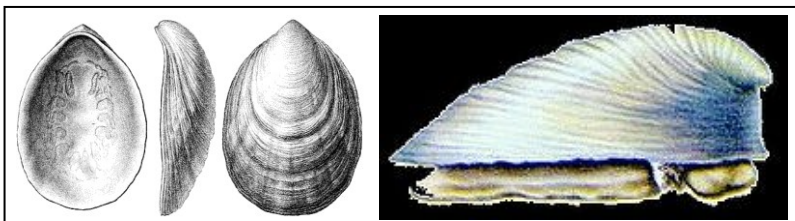
海豆芽 (Lingula) / 舌海牛属 (Linguella) 的壳化石。注释1。

称要四亿五千万年才能形成的更高岩层中，好像并没有找到。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海豆芽也存在——它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没有留下化石记录罢了。它在化石记录的这些岩层中缺席，并不代表它当时不存在。”

### 新庇里贝 (*neopilina*)

“另一种活化石是深居海底的甲壳类动物，新庇里贝(*neopilina*)。像腔棘鱼一样，它最初也是以化石形态为人所知。而后在 1952 年，人们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活着的新庇里贝。它的名字前有‘新’(*neo*)一字，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庇里贝在 3.5 亿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比腔棘鱼的发现更为奇异的要数一种深海软体动物新庇里贝 (*Neopilina*) 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们[曾经]宣称它于泥盆纪[四亿年至三亿六千万年前]时期绝种。[活的]标本是在中、南美洲附近的深海中挖掘时的网里发现的。属于软体动物 (*Mollusca*) ‘门’其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没有分解，但这些小单壳软体动物 (*univalves*) 表现了解体——它们有五到六对鳃。<sup>74</sup>



左图：庇里贝化石。右图：现在生活着的庇里贝(即：新庇里贝)；原以为这个物种已经绝种，在化石记录中缺席了设想的三亿五千万年，但很明显在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它当时依然生存着。注释1。

‘新庇里贝’其实就是‘庇里贝’——仍然活于今天，但是在设想的3.5亿年以来的岩层中都没有发现它的化石。”

### 瓦勒迈松 (Wollemi Pine)

“1994年，一位国家森林护林员在位于悉尼以西200公里的澳大利亚国家森林公园找到了瓦勒迈松 (Wollemi Pine)，这是一个活化石，它的‘树叶和化石中的假定祖先一模一样，就是晚侏罗纪的 *Agathis jurassica* [一种树]。’<sup>75</sup> 理论上这种树已经在1.5亿年前就绝种了。那些化石出土的地方距离这些树不到100公里，而他们在挖掘化石时，却没有发现这些森林公园中仍具生命的罕见古树。”



### 斑点契尺蜥 (tuatara)

“斑点契尺蜥 (tuatara) 是个形态不雅，但具重要意义的爬行动物。一位创造论科学家是这样描述这个活化石的：

在多数动物学教科书中，斑点契尺蜥 (tuatara) 已经成为历史的遗迹了。虽然它形如蜥蜴，但是它的身体构造和生理特征表明它是啄头目 (rhynchocephalia) 物种的唯一幸存者，啄头目是一种‘鸟嘴头’爬行动物。这一类物种现今只能在新西兰附近的群岛上找到，它们栖息在岸边的沙丘洞里。

……它最后的化石标本出现在白垩纪早期，距今据悉有一亿三千五百万年。<sup>Q</sup> 在欧洲的侏罗纪沉积岩中发现的骨架与这些活物的极为相似。这种相似度表明，它们之间没有经历过太长的时间，不足以发生[所谓的、假设的]进化，改变斑点契尺蜥形态。据实际情况，更易接受的是，这类物种在诺亚洪水过后存活了仅仅几千年。”<sup>76</sup>



### 水杉 (*metasequoia*)

“最后，我们看一个相对‘近期’的例子——如果把化石记录中消失的两千万年称之为近期的话。科学界从化石样品首次认识到水杉 (*metasequoia*)，并且认为水杉已经绝种了。1940 年，人们竟然在四川省发现了生长中的水杉。

有大量的化石标本表示，约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到二千万年前的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它们广泛分布在亚洲和北美洲的北部和中纬度地带。在 1940 年发现水杉的活物前，人们一直

---

<sup>Q</sup> 2009 年有人声称在新西兰发现了三小块斑点契尺蜥的颞骨。据‘测定’有一千六百万至一千九百万年之久。假设这是准确的，那也仅能填充一亿三千五百万年这一空隙的微小部分。更何况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某一化石岩层中找不到某一生物体，并不意味着这岩层形成的时候该生物体当时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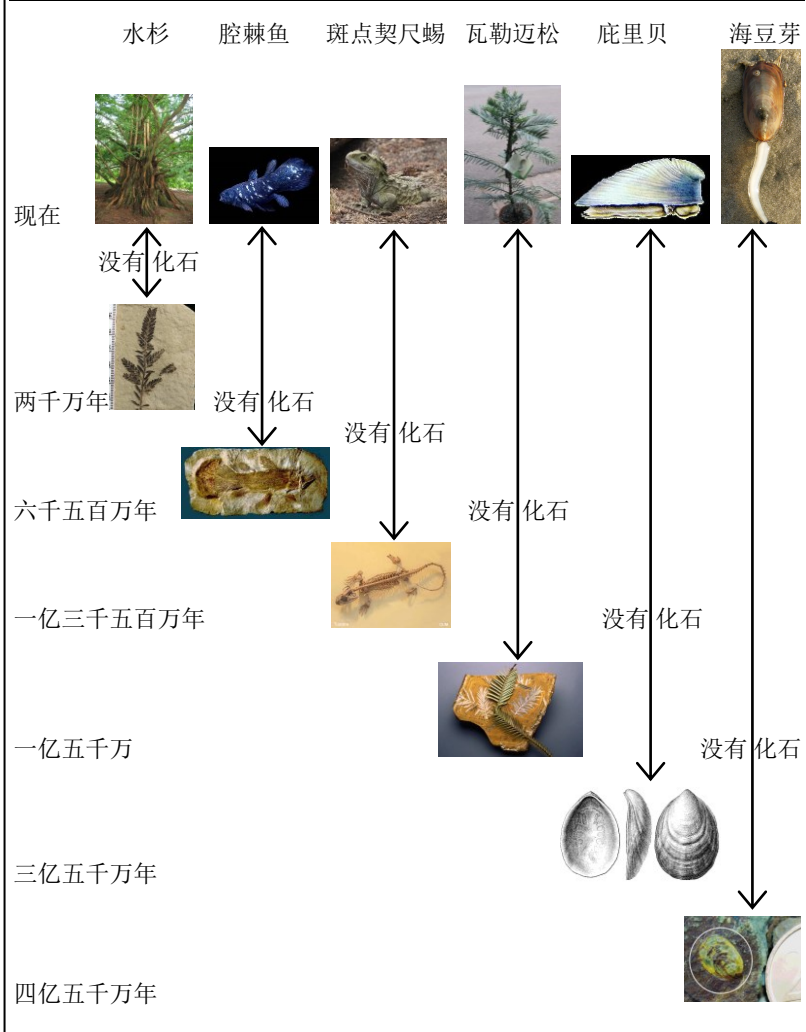


以为水杉已经绝种了。现仅有几千株仍然生长于海拔 700 到 1400 米的中国中部地区。……发现这些水杉后，人们就将它们种植在世界的各个地方。<sup>77</sup>

此处又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处都大量出土这种化石，但是在后来的是层中就突然消失了，而这些树显然是没有绝种。

“我在此仅仅举了众多化石事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小图表归纳了我们所谈过的化石，但是要记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使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简单而深奥的结论：在岩层中没有出现的生物，不能说明在岩层形成的时候生物（活物）不存在。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事实，那么关于化石顺序的任何观点都会弱化。但是我必须承认，这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活化石：一些今天仍活着的生物体在（假想的）几千万年间的化石记录中缺失。在岩层中未找到一种生物体的化石，并不意味着这些岩层形成时，该生物当时没存在于地球上。这是反对化石记录中‘进化演替’的有力明证。





“那么，小王，”何教授继续说到：“我们可以回来讨论你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没有发现和恐龙化石一起掩埋的人类化石。当然，可能不过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未发现罢了，就像在 1938 年才发现的腔棘鱼一样。或者即使发现了，也被那些认为不可能发现的科学家忽视了，就像在恐龙骨头中被发现的红细胞和软骨质。也许诺亚时期人的数量过少，所以我们不太可能会在洪水时期形成的岩层中发现人类的化石。

“但是这些仅为猜测。这个关于人类和恐龙一起掩埋的问题其实涉及到一个被称为‘动物群序列 (faunal succession)’的更大问题：为什么在化石记录中，不同岩层会有不同种类的动植物？”

“这绝对不能证明进化论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仅出现于靠上岩层中的生物化石在底层形成时还不存在。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生物化石没有出现于某些岩层并不能说明这些岩层形成的时候这一生物体不存在，正如我们刚看过腔棘鱼和其他的活化石。而且如我在前面论证过，在岩层形成之间并没有经历漫长的时间。

“但是，岩层中的化石的确好像存在化石种类的分类现象。创造论科学家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目前最为人们认同的理论是生物分布带理论 (ecological zonation)。

“简言之，生物分布带理论认为以前的生物圈比现今更为丰富，动物和植物的种类更为繁多，更符合上帝原有的所称为‘甚好’的创造。同时，为了保存这些物种的繁复性，地球的区域性划分比现在更为严谨和鲜明。在不同的地域生活着不同的生物。这些区域是部分按照海拔区分的。恐龙应该是生活在低地，人类和多数哺乳动物生活在更高的地区。以下是一位创造论科学家，动物学博士，对这一理论的描述：

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假定，即大洪水前动植物的分布和现在一样，因环境不同而不同。北极熊不会生活在热带。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在山区地带生态分布的不同，低地的动植物与高地的动植物存在有明显的差异。……创造论者对地质柱的一种解释称之为‘生物分布带理论’，指洪水前生物的分布，在某种程度上与地质构造中化石的分布是有几分相似的。换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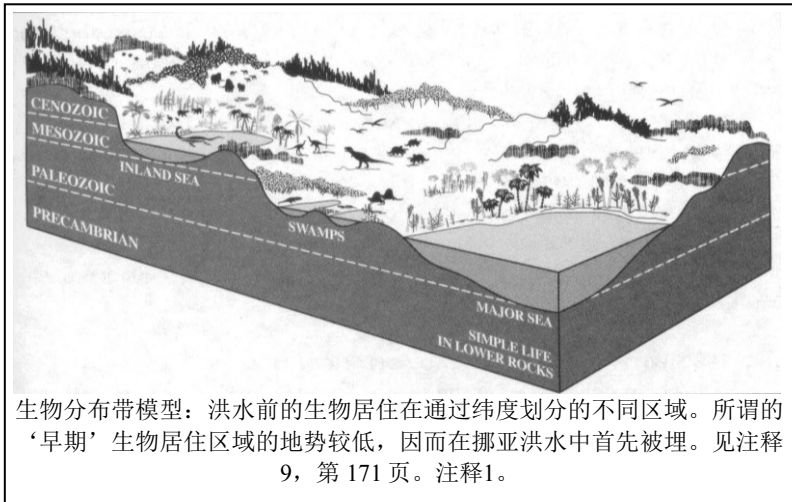
话说，地质柱中的化石顺序大致反映了洪水前在垂直高度上的生态分布。在这一种模型中，恐龙和人类生活在同一时代，却生活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类常是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

化石顺序的形成，或可归因于渐渐涨升的洪水，逐渐而连续毁灭各处陆地以及各种生物，使它们形成了大面积井井有条的陆地的大沉淀盆地……在这种沉淀物底层的化石顺序可以反映陆地被上涨的洪水侵蚀的顺序。

.....

曾经提到过的洪水前的生态顺序开始于低层区域岩石中的简单生物[见图]。有许多动物群体是生活在洪水前最低的海洋里，而‘碳化’森林，两栖动物，爬虫动物则生活于较高温而潮湿松软的低地，开花植物和恒温动物，如鸟类、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则生活于更高、更凉爽的地区。这种大体顺序是符合化石记录的。<sup>78</sup>

这个生物分布带理论认为不同的生物群众一同被掩埋是根据他们栖息的地带而不是时期。”



生物分布带模型：洪水前的生物居住在通过纬度划分的不同区域。所谓的‘早期’生物居住区域的地势较低，因而在挪亚洪水中首先被埋。见注释9，第171页。注释1。



“您的意思是，没有发现和恐龙一起掩埋的人类是因为他们没有和恐龙生活在同一地带吗？”小李问。

“没错，”何教授点头说道：“人类应该是和其他哺乳动物生活在更高的地带。一些现今的例子，企鹅从未和香蕉树一起被掩埋，鸮鹉和北极熊也没有，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属于同一时期，而是因为它们没有生活在同一地带。”

小王还是不够满意，他埋怨道：“这听来太简单了，有点牵强附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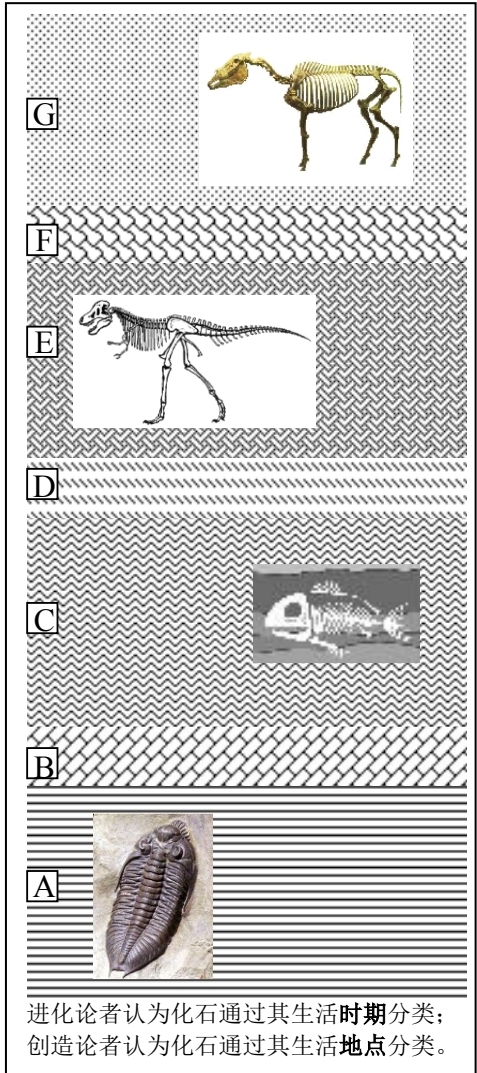
“很多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何教授赞同道：“但是我要再给你看一些证据。有两个和传统进化论相冲突的事实是可以被生物分布带理论解释的。

1. 在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物种会‘突然’

出现在化石记录里的同一岩层中。

2. 很多不同物种‘突然’在世界各地的同一岩层中消失，这就是所谓的大规模绝种（mass extinct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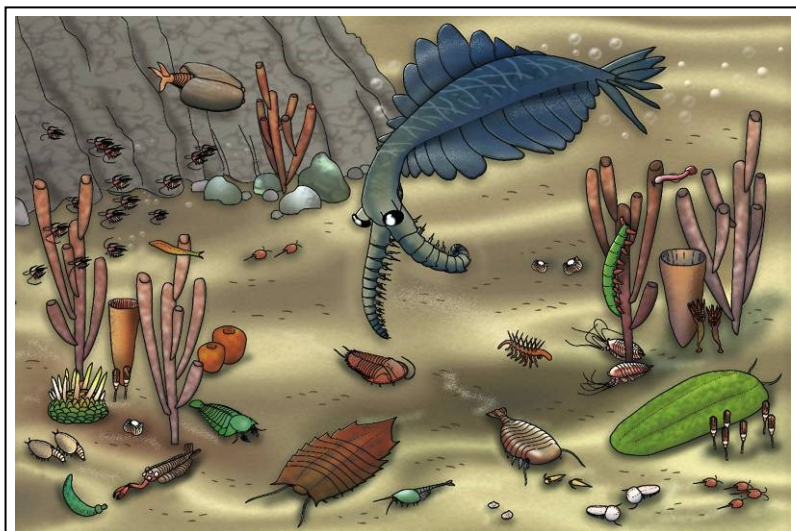
这两个事实都与化石记录的渐进进化观点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两个事实都非常吻合生物分布带理论。”



### 化石记录中的突然出现：寒武纪大爆发

“首先我们要考虑那些突然出现的现象。寒武纪大爆发是最著名的例子。在寒武纪时期岩层下面的岩石中绝大多数的化石都只是微生物。<sup>R</sup> 而刚好，今天细菌和其他微生物也生活在地下，甚至距地面五公里的岩层深处<sup>79</sup>，所以在寒武纪时期以下的岩层中找到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化石并不奇怪。它们在化石记录中被掩埋的地方正是它们现在所生活的有些地方，在距地表极深的地方。

“在那些进化论者视为寒武纪时期的岩体中，几乎发现了所有动物的门类（phylum），大概有四十门。而这所有的化石生物——海棉、水母、珊瑚、螃蟹及三叶虫等，都已经有了完整的形态，没有所谓的祖先过渡，没有进化过程的痕迹！实际上，它们绝大多数仅出现在一段



一位创造论艺术家对于在所谓‘寒武纪’岩层中找到的少数生物的概念。许多品种完全不同，高度复杂的生物‘突然’一起出现在相同的岩层中，其下没有进化论的‘祖先’或‘中间过渡形态’。注释1。

<sup>R</sup> 在这一谈论中，我们将埃迪卡拉（Ediacaran）化石归为寒武纪时期。在寒武纪前期的岩层中找到的复杂埃迪卡拉生物群不是创造论者的问题，而是进化论者的问题！

进化论者认为有五百至一千万年的范围狭窄的岩层中。<sup>80</sup> 其主要类型都没有任何过渡的、进化的祖先。从它们起初出现，水母还是水母，三叶虫还是三叶虫。它们都是突然出现的，形态完整而且已经有非常复杂的形态。没有所谓的进化演变过程。

“出现于最底层的都是海洋生物。大量海洋生物同时出现于化石记录底部的岩层中，这一现象十分吻合生态分带理论：所有这些古代海洋生物都生活在同一时期，大致生活在同一地带，所以它们大部分被掩埋在迅速形成的同一些岩层中。他们之所以出现在最低的岩层中，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在最低的地势上——靠近或生活在海底。

“当然进化论学者会认为我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化，但是事实是，他们自己知道人们在化石记录中并没有找到主要的过渡形态（transitional forms）。[见本册第一章] 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在几层岩层形成之间没有经历任何漫长的时间。没有进化过程中的生物形态，加之没有长时段的时间，就意味着没有化石顺序演变。化石是按照生物所生活的地方被掩埋的，而不是它们生活的时期。”

#### 化石记录中突然消失的物种：大规模绝种

“接下来请考虑一下突然消失的物种，进化论学者称之为大规模绝种。最为著名的消失现象——恐龙在化石岩层中的突然消失是在所谓的白垩纪时期后。”

“据我了解，这不是因为小行星撞击地球而导致的吗？”小王打断了何教授。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但是现在即使是进化论学者也基本上拒绝了这一观点，因为人们在冲击层（impact layer）之上的岩层中发现了恐龙的骨架。<sup>81</sup> 那个小行星的冲击可能是在诺亚洪水时期的一次相对较小事件。但就是洪水淹没了恐龙。

“但是有很多大规模绝种的其他例子，大量的物种在一定的岩层以上没有留下化石记录。斯内林（Snelling）是一位创造论者，同时也是一位地质学博士。以下是他的描述：

在化石记录中被地质学家认可的大型绝种事件大概有

17次左右……但是其中只有8次被列为主要大规模绝种……

……大多数人也许都听说过白垩纪结束时期的大规模绝种事件，因为恐龙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完全绝种了，据说，动物科的四分之一也随之绝种了。但是二叠纪后期[一个相对较低的岩层，应该早于2.3亿年前]大规模绝种更具灾难性，因为75%的两栖动物科和80%的爬行动物科应该是在此时绝种，随之绝种的还有以前存在的75%到90%的海洋生物种类。<sup>82</sup>

这的确是进化论学者们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世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全球都造成了同样的影响，将大量生物逼上了灭绝之路？那次事件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为什么会反复地发生在所设想的漫长的地质时代中？

“况且，这些大规模绝种其实就是指很多物种的化石记录在到达一定岩层的高度就突然停止了。这与生活于不同高度的生物被洪水淹没一事非常吻合。当洪水继续上涨，很多生活在下层的生物就全部灭绝了，要么被掩埋要么被分散，所以就不会在更高的岩层中留下化石。化石记录中所谓的大规模绝种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洪水之前的生物分布带状况。”

结论：有一位创造者，地球是年轻的！

“我知道在这简短的讨论中我几乎没有证实什么。你可以在有关创造论的文章中找到更多的证据。如果你还有疑问和困惑，我极力推荐你去阅读这类资料。<sup>S</sup> 我确信，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如果你寻求真理，你就会寻见。如果你有困惑，那就像我一样，继续寻找吧！

---

<sup>S</sup> 读者可以参考注释9和82作为起点。要讨论所谓的‘指化石’，详见 John Woodmoreappe, Studies in Flood Geology: A Compilation of Research Studies Supporting Creation and the Flood,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3, 特别是名为“The Cephalopods in the Creation and the Universal Deluge”和“A Diluviological Treatise on the Stratigraphic Separation of Fossils”的章节。

“在圣经中，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直接创造了众生命。他告诉我们，通过观察这个世界，用理性来分析——换句话说通过科学——我们就能够晓得一位有超自然大能和神性的创造者的确存在。

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罗马书》1:20 新译本]

你来的第一次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见本册第一章] 我认为科学已经完全证明了那位神的存在。

“在圣经里，上帝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地球是相当年轻的，大概有一万年，而在此之间，他降下过一次大洪水。我确信这两个都是事实。但是，上帝没有承诺我们可以用科学来完全地证实世界上曾经有过一次洪水或是地球仅有一万年左右的历史。我们推断远古时期的事件的科研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科学证据都显示地球是年轻的，同时也符合一起全球性的洪水，但是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也不足为奇。”

### 但是你知道上帝就是圣经中描述的那一位？

大家又一次地陷入沉静，小王呆呆地看着何教授拥挤的桌面，然后突然抬起头来，表情十分恳切，说：“何教授，您知道我有许多问题。但是我的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已经改变了。我感觉自己不再一样。现在我既然知道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任何事物背后都肯定有其发生的原因，事物发生必定有其目的，反正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何教授和蔼地笑了点了好几次头。“现在说你已经从无神论的牢房中逃脱应该不足为过吧，小王？”

小王静静地点了头。

“我同意，”何教授继续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还记得当初自己的感受：有一位创造者！这一切肯定有他的目的。他也许知道我，也许还关心我。然后我在圣经中认识到他，并且认识到他的确爱我。”

“这的确很美好，”小王说道：“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如何知道这位创造者就是你的上帝，是圣经中所说的‘耶和华’？”

“我明白你的意思，”何教授回答。“我们还没有证明圣经是真实的、耶和华就是上帝。我们至今所谈论的就是要明白有一位创造者的存在。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从无神论的牢房中逃离了。但是要证明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性，还有两个步骤。理论是这样的：

1. 大自然彰显了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一个非物质的创造者的存在。
2.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说明圣经的记载具有历史性的准确度，并且能让我们大致测定出圣经的写作年代。
3. 圣经中记载的预言以及预言在很长时间后的实现都说明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你们是否愿意一起来考察圣经的历史性的可信程度？”

“愿意！”

“好！那下次你们再来时，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吧。”

[何教授和小王、小李的讨论将在《理性信仰》第二册中继续。]

<sup>1</sup> 图片出处:

地域性洪水示意图: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挪亚的方舟: [truthnet.org/creation/genesisflood/](http://truthnet.org/creation/genesisflood/)

恐龙蛋化石 1: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恐龙蛋化石 2: 经作者授权使用, 图源自

[www.flickr.com/photos/foolparadise/3557032458/](http://www.flickr.com/photos/foolparadise/3557032458/)

大陆侵蚀示意图: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Science slide 16.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沉积现在海底的沉积物示意图:

海中的盐: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Science slide 15.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跨层树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跨层树化石右图: CC-BY Doug Sharp [www.panoramio.com/photo/19965562](http://www.panoramio.com/photo/19965562)

Criaglieth 的跨层树化石右图:

跨层化石的鱼龙头骨: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7 (4):10-12 Sept 2005

美国莫里森岩层化石: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A Line in the Sand slide #23.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四样石化的人工制品: [bible.ca/tracks/fossilized-hammer.htm](http://bible.ca/tracks/fossilized-hammer.htm); 后三图由国际创造事工授权 *Creation* 19 (3):6 June 1997 *Creation* 29 (4):49 Sept. 2007 *Creation* 17 (3):52 June 1995

正在吞噬小鱼的化石鱼: 来自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Science slide 38.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浊积岩: [GNU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Turbidite\\_2.JPG](http://GNUFDL.en.wikipedia.org/wiki/File:Turbidite_2.JPG)

美国大峡谷可可尼诺砂岩: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_Science slide #53.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澳大利亚的布里煤层: 图片由艾里尔·罗斯 (Ariel A. Roth) 和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Journal of Creation* 23 (2):76-81 Aug. 2009

艺术家构想的鸭嘴龙:PUB-DOM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adrosaur.jp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Hadrosaur.jpg)

木兰叶化石: [www.flickr.com/photos/7527388@N02/2763540907/](http://www.flickr.com/photos/7527388@N02/2763540907/) Bonnie Kirkwood 授权使用

放射性元素衰减: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18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放射性测定法所测得的大峡谷火山岩层: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75.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圣海伦火山爆发: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by Morris, John D.,2007; Master Books, 2007. Power Point CD/Young Earth \_Science slide #79. 新叶出版集团 (New Leaf Publishing Group) 授权使用。

树桩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0 (4):48-51 Sept 1998

标准化石: 图片由 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国际创造事工提供  
*Creation* 22 (2):44-47 Mar. 2000

腔棘鱼: Jerome Hamlin 授权 [www.dinofish.com/](http://www.dinofish.com/)

海豆芽: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LingulaanatinaAA.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LingulaanatinaAA.JPG)

底里贝化石: PUB-DOM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3/Pilina\\_unguis.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3/Pilina_unguis.jpg)

斑点契尺蜥: PUB-DOM [zh.m.wikipedia.org/wiki/File:Tuatara.jpg](http://zh.m.wikipedia.org/wiki/File:Tuatara.jpg)

水杉枝叶化石: GNU FDL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_branchlet\\_02](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_branchlet_02)

水杉叶: GNU FDL [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Leaves](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Leaves)

水杉: PUB-DOM

[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jpg)

生物分布带模型: 经作者授权使用。Roth, Ariel A.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设想的寒武纪岩层中的生物图: 经作者授权使用,

[www.trilobites.info](http://www.trilobites.info) ©2002 by S.M. Gon III (composition & linework) & John Whorral (color rendering)

<sup>2</sup> Sarfati, Jonathan. Refuting Compromise. Master Books, 2004. Pg.67-105.

<sup>3</sup> Beall, Todd S. "Christians in the Public Square: How Far Should Evangelicals Go in the Creation-Evolution Deba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15, 2006. Available online at [chinesecreationsscience.org](http://chinesecreationsscience.org)

<sup>4</sup> Mortenson, Terry and Thane H. Ury, Eds. Coming to Grips with Genesis. New



- Leaf Publishing Group, 2008.
- <sup>5</sup> Fields, Weston W. Unfilled and Unformed: A Critique of the Gap Theory. Burgener Enterprises, Collinsville, Illinois. 1976. (original publisher: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mpany).
- <sup>6</sup> Ham, Ken. “What About the Gap & Ruin-Reconstruction Theories?” in Ham, Ken, Ed. The New Answers Book 1. Master Books, 2006. Pg.47-63.
- <sup>7</sup> Woodmoreappe, John. Noah’s Ark: A Feasibility Study.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6.
- <sup>8</sup> Sarfati, Jonathan. “How did dinosaurs grow so big? And how did Noah fit them on the Ark?” *Creation* 28(1) December 2005---February 2006. Pg. 44-47.
- <sup>9</sup> Roth, Ariel A.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98. Pg. 263-266. 艾里尔 A. 罗斯《万物之源》时兆杂志社 2003 年 11 月初版；263-266 页。
- <sup>10</sup> Morris, John D. The Young Earth: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Eart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Master Books, 2007. Pg. 92-93. 约翰莫里斯《年轻的地球——探究地球年龄之谜》天道书楼有限公司制作 1999 年 4 月初版；105-106 页（中文版）。
- <sup>11</sup> Note 9 Pg. 264-265.
- <sup>12</sup> Note 9 Pg. 266.
- <sup>13</sup> Oard, Michael J. “Pediments formed by the Flood: evidence for the Flood/post-Flood boundary in the Late Cenozoic.” *TJ (= Journal of Creation)* 18(2) 2004:15-27.
- <sup>14</sup> Note 9 Pg. 266, 269
- <sup>15</sup> Humphreys, Russell. “Evidence for a Young World” *ICR Impact* #384 June 2005:I-viii. [icr.org/pdf/imp/imp-384.pdf](http://icr.org/pdf/imp/imp-384.pdf) 世界年轻的证据 [creation.com/evidence-for-a-young-world-chinese-simplified](http://creation.com/evidence-for-a-young-world-chinese-simplified)
- <sup>16</sup> Note 15.
- <sup>17</sup> Note 10 Pg. 93-94, 中文版 105-106 页.
- <sup>18</sup> Roth, Ariel A. “Some Questions about Geochronology.” *Origins* 13(2) 1986:64-85. Pg. 67-69.
- <sup>19</sup> Austin, S. A. and D. 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1991. Pg. 17–33. [tccsa.tc/articles/ocean\\_sodium.html](http://tccsa.tc/articles/ocean_sodium.html)
- <sup>20</sup> Sarfati, Jonathan. “Salty Seas: Evidence for a Young Earth.” *Creation* 21(1) Dec 1998-Feb 1999:16-17.
- <sup>21</sup> Note 10, Pg. 103.
- <sup>22</sup> Mortenson, Terry. The Great Turning Point: The Church’s Catastrophic Mistake on Geology---Before Darwin. Master Books, 2004. Pg. 205.
- <sup>23</sup> Walker, Tas and Carl Wieland. “Kamikaze ichthyosaur? Long-age thinking dealt a lethal body blow.” *Creation* 27(4), September 2005. Pg. 10–12. [creation.com/kamikaze-ichthyosaur](http://creation.com/kamikaze-ichthyosaur)
- <sup>24</sup> Hoesch, William A. and Steven A. Austin.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Jurassic Park or Jurassic Jumble?” *Impact* #370, *Acts and Facts*, April 2004. [icr.org/article/dinosaur-national-monument-park-or-jurassic-jumble/](http://icr.org/article/dinosaur-national-monument-park-or-jurassic-jumble/)

- <sup>25</sup> Note 24.
- <sup>26</sup> Note 9 Pg. 218-219.
- <sup>27</sup> Austin, Steven A. Grand Canyon: Monument to Catastrophe.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4. Pg.78.
- <sup>28</sup> Note 9, Pg.216-217.
- <sup>29</sup> Note 10.
- <sup>30</sup> Roth, Ariel A. “‘Flat gaps’ in sedimentary rock layers challenging long geologic ages.” *Journal of Creation* 23(2), Aug 2009.pp76-81. [creation.com/flat-gaps](http://creation.com/flat-gaps)
- <sup>31</sup> Note 27, Pg. 49.
- <sup>32</sup> Note 10, Pg.102-103, 中文版 117-118 页.
- <sup>33</sup> Note 9, Pg. 226.
- <sup>34</sup> Note 9, Pg. 223.
- <sup>35</sup> Catchpoole, David and Jonathan Sarfati. “Schweitzer’s Dangerous Discovery” 19 July 2006. [creation.com/schweitzers-dangerous-discovery](http://creation.com/schweitzers-dangerous-discovery)
- <sup>36</sup> Schweitzer, M.H., Suo, Z., Avci, R., Asara, J.M., Allen, M.A., Arce, F.T. and Horner, J.R., Analyses of soft tissue from *Tyrannosaurus rex*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protein, *Science* 316(5822):277-280, 2007. Quoted in Doyle, Shaun. “The Real Jurassic Park” *Creation* 30(3), June 2008. Pg. 12-15. [creation.com/real-jurassic-park](http://creation.com/real-jurassic-park)
- <sup>37</sup> Nielsen-Marsh, C., Biomolecules in fossil remain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ndurance, *The Biochemist*, pp. 12–14, June 2002. [biochemist.org/bio/02403/0012/024030012.pdf](http://biochemist.org/bio/02403/0012/024030012.pdf)
- <sup>38</sup> Note 37. (Nielsen Biomolecules)
- <sup>39</sup> Brown, R.H. “Fresh Bread; Old Fossils.” *Origins* 18(2):89-92 (1991). [grisa.org/origins/18089.htm](http://grisa.org/origins/18089.htm)
- <sup>40</sup> Willerslev, E., A.J.Hansen, R. Ronn, T.B.Brand, I.Barnes, C. Wiuf, D. Gilichinsky, D. Mitchell, A. Cooper.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bacterial DNA.” *Current Biology*. Vol.14, Iss.6, January 6, 2004. Pg. R9-R10.
- <sup>41</sup> Nicholls, Henry. “Ancient DNA comes of age.” *PloS Biol* 3(2) February 2005: e56. [plosbiology.org/plosonline/?request=get-document&doi=10.1371/journal.pbio.0030056](http://plosbiology.org/plosonline/?request=get-document&doi=10.1371/journal.pbio.0030056)
- <sup>42</sup> Brown, R.H. “Misbehaving Fossils.” *Origins* 22(2):81-83 (1995). [grisa.org/reports/origins/22081.htm](http://grisa.org/reports/origins/22081.htm)
- <sup>43</sup> Catchpoole, David. “‘Sleeping Beauty’ bacteria.” *Creation* 28(1), December 2005. Pg. 23. [creation.com/sleeping-beauty-bacteria](http://creation.com/sleeping-beauty-bacteria)
- <sup>44</sup> Note 41.
- <sup>45</sup> Coffin, Harold G. and Robert H. Brown. Origin by Design. 1983. Pg. 337-340.
- <sup>46</sup> Note 41.
- <sup>47</sup> Note 35.
- <sup>48</sup> Horner, J. and J. Gorman. 2009. *How to Build a Dinosaur*.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Quoted in Tomkins, Jeffery. “Dinosaur Protein Sequences and the Dino-to-Bird Model” *Acts and Facts*. 38(10) 2009. Pg. 12-14. [icr.org/article/dinosaur-protein-sequences-dino-bird/](http://icr.org/article/dinosaur-protein-sequences-dino-bird/)
- <sup>49</sup> Sanford, Dr. John C. Genetic Entropy and the Mystery of the Genome. 3<sup>rd</sup>

- Edition. Waterloo, New York: FMS Publications, 2008. Pg. 100, 172 约翰 圣弗德《退化论 基因瘤与基因组的奥秘》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79、131页。
- <sup>50</sup> Note 49, Pg. 150; 中文版 116 页。
- <sup>51</sup> Note 49, Pg. 138; 中文版 109-110 页。
- <sup>52</sup> Woodmoreappe, John.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Pg. 27-36.
- <sup>53</sup> Austin, Steven A. “Excess argon within mineral concentrates from the new dacite lava dome at Mount St Helens volcano.” *Journal of Creation* 10(3), December 1996. Pg. 335-343.  
[creation.com/excess-argon-within-mineral-concentrates-from-the-new-dacite-lava-dome-at-mount-st-helens-volcano](http://creation.com/excess-argon-within-mineral-concentrates-from-the-new-dacite-lava-dome-at-mount-st-helens-volcano)
- <sup>54</sup> Morris, John D. and Steven A. Austin. Footprints in the Ash. Green Forest, AK: Master Books, Inc. 2003. Pg.67.
- <sup>55</sup> Snelling, Andrew A. “ ‘Excess Argon’ : The ‘Achillies’ Heel’ of Potassium-Argon and Argon-Argon ‘Dating’ of Volcanic Rocks.” *Impact #307, Act and Facts*, January 1999.
- <sup>56</sup> See Wieland, Carl and Jonathan Sarfati. “God and the Electron: A Talk with Physicist Keith Wanser.” *Creation* 21(4), Sep-Nov 1999. Pg. 38-41.  
[creation.com/god-and-the-electron](http://creation.com/god-and-the-electron)
- <sup>57</sup> Note 52 Pg.13-14.
- <sup>58</sup> Note 57.
- <sup>59</sup> Walker, Tas and Carl Wieland. “The Dating Game.” *Creation* 26(1), December 2003. Pg. 36-39.
- <sup>60</sup> Note 9, Pg. 250.
- <sup>61</sup> Note 9, Pg. 247.
- <sup>62</sup> Note 9, Pg. 248.
- <sup>63</sup> Note 59.
- <sup>64</sup> Baumgardner, J.R., Snelling, A.S., Humphreys, D.R., and Austin, S.A., 2003. “Measurable <sup>14</sup>C in fossilized organic materials: confirming the young earth creation-flood model.” In Walsh, Robert, Ed. *Proceedings of the 5<sup>th</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2003. Pg. 127–142.
- <sup>65</sup> Snelling, Andrew A. “Stumping old age dogma.” *Creation* 20(4) Sep-Nov 1998. Pg. 48-51.
- <sup>66</sup> Snelling, Andrew A. “Geological conflict: Young radiocarbon date for ancient fossil wood challenges fossil dating.” *Creation* 22(2) March 2000. Pg. 44-47.  
[creation.com/geological-conflict](http://creation.com/geological-conflict).
- <sup>67</sup> See: Sarfati, Jonathan. Chapter 8: How Old Is the Earth? in Refuting Evolution, Refuting Evolution, 3<sup>rd</sup> Edition. Brisbane, Austrl.: Answers in Genesis, 2004. Online:[creation.com/refuting-evolution-chapter-8-how-old-is-the-earth](http://creation.com/refuting-evolution-chapter-8-how-old-is-the-earth).
- <sup>68</sup> Note 9; Note 10; Note 15.
- <sup>69</sup> Note 10, Pg. 108-112, 中文版 122-128 页。
- <sup>70</sup> Quoted in slide 26 of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 Line in the Sand” on CD bundled with Note 10.
- <sup>71</sup> Note 45, Pg.337-340.

- <sup>72</sup>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9. “Coelcanth.”
- <sup>73</sup> Note 45, Pg.337-340.
- <sup>74</sup> Note 45, Pg.337-340.
- <sup>75</sup> Snelling, Andrew A. “Impact #394: *Wolemia nobilis*: A Living Fossil and Evolutionary Engima.” *Acts and Fact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pril 2006. Pg.i-iv.
- <sup>76</sup> Note 45, Pg.337-340.
- <sup>77</sup>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9. “Dawn Redwood.”
- <sup>78</sup> Note 9, Pg. 170-172.
- <sup>79</sup> Note 9, Pg.166.
- <sup>80</sup> Note 9, Pg.178.
- <sup>81</sup> Oard, Michael J. “Is the demise of the dinosaurs by a Yucatan impact a myth?” *Journal of Creation* (formerly *TJ*), 18(1) 2004. Pg.6-8. Oard, Michael J. “Paleocene dinosaurs and the reinforcement syndrome.” *Journal of Creation* (formerly *TJ*), 17(3) 2003. Pg.5-8.
- <sup>82</sup> Snelling, Andrew A. “Doesn’t the Order of Fossils in the Rock Record Favor Long Ages?” in Ham, Ken, Ed. The New Answers Book 2. Answers in Genesis, 2008. Pg.343.